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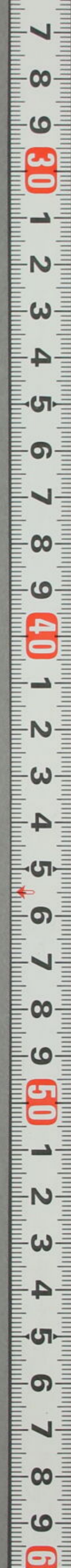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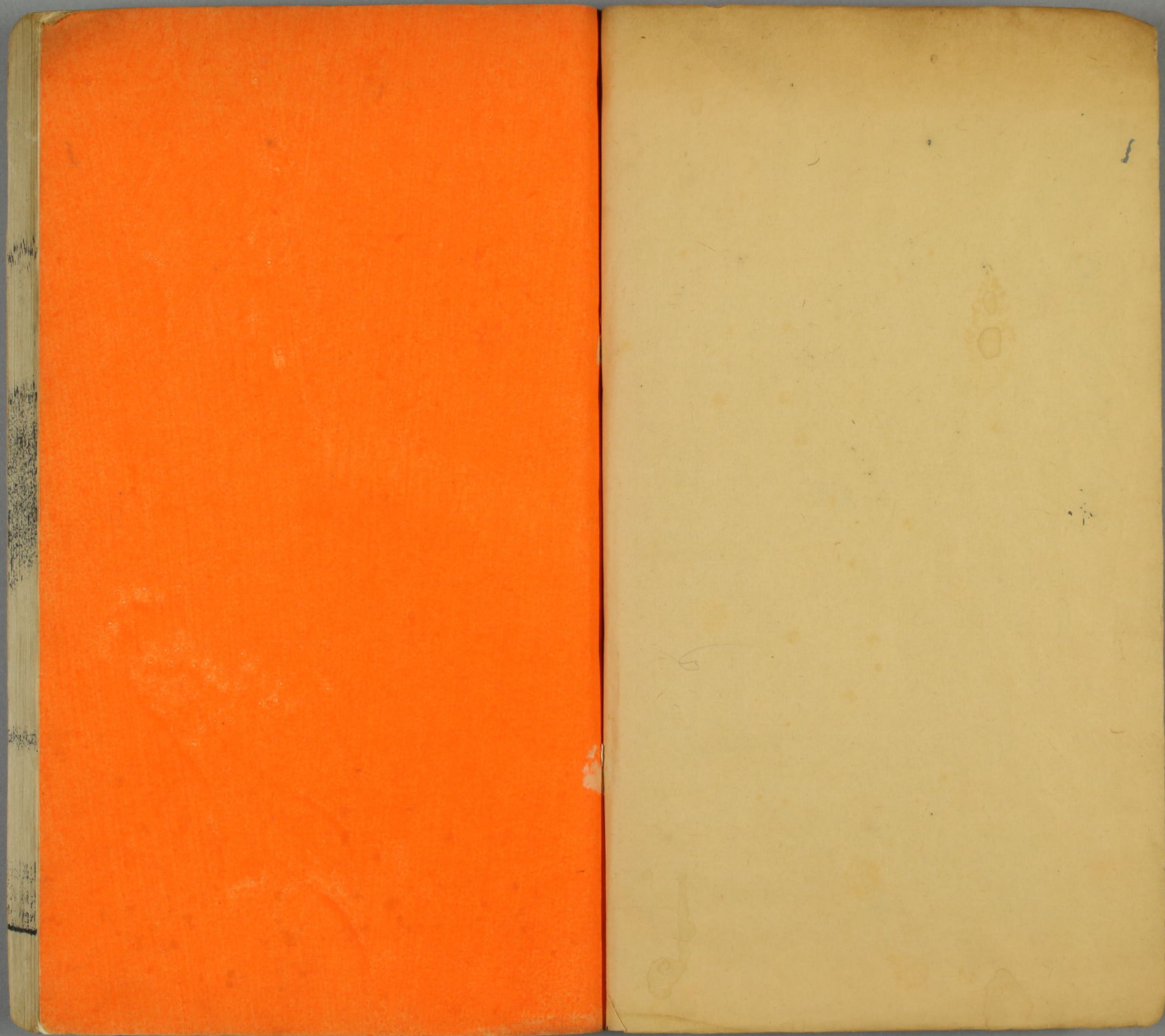
毛詩名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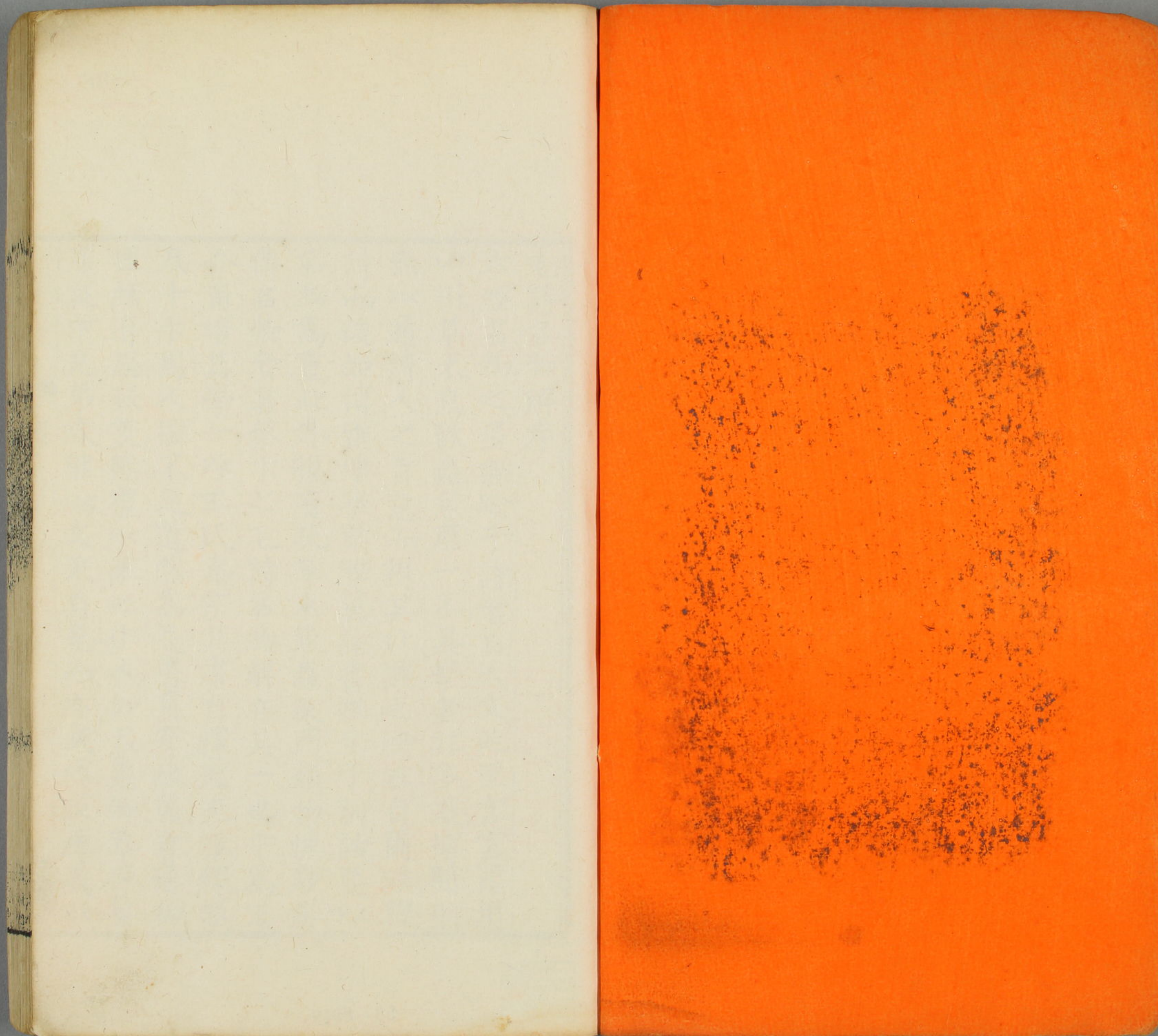
樂天堂了翁

藏

12
3609







門口 12
號 3609
卷

毛詩名物解序

六經名物之多無踰于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自爾雅釋詩而後如博雅埤雅爾雅翼諸書雖主于訓詁要以名物為重此外復有疏草木魚蟲及門類物性鈔集傳名物者若蔡卞之毛詩名物解亦其一也卞為王介甫壻其學一以王氏為宗其書自釋天至雜釋類凡十卞為人固不足道然為是書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蓋熙豐以來之小人如呂惠卿章惇曾布及卞兄弟咸能以文來自見而亦或傳致經義以

毛詩名物解序

通志堂

分類 540
卷号 540
通符

文其邪說斯所以能惑世聽而自結于人主也嗟乎
當其誣罔宣仁竄逐衆正之時吾不知其于興觀美
刺之義何居斯其人所謂投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不受者而吾之猶錄其書存之者殆所謂不以人廢
言之意也歟

康熙丙辰孟夏納蘭成德容若序

毛詩名物解卷第一

毛詩名物解卷第一

宋蔡元度集解

釋天

月 星 電 斗 漢

月

說文曰太陰之精象形古文作𠄎內象蟾桂之形故
夕從月半見而林罕以爲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釋
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
月死後蘇生也晦月盡之名晦死也死爲灰月光盡
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蓋朔而月出西
序夕見莫也故王者早見曰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

通志堂

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夕見尚書大傳以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闈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履禮也而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蓋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故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姝者子在我闈兮也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恆恆上弦也字或作經蓋宜以經為正升言有隆而無降恆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說者

以謂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楊子曰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其在上下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矣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疲牛望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羹者吹壺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積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易曰離為日坎為月其以此乎

星

三五歷曰星者元氣之精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
星精也月魄也雲魂也釋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
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
庶人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人之證星是也月
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霂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幸
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難滋大而已故
是詩取譬如此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眾無知者
三心五噉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三星以况
姪娣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嬪
而八故詩正以三五况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

見者五噉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
君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
則以夫人之惠下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娣兩兩當夕
故詩又以參昴况之參昴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
其在於東則以夕並見而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
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
人事而已哉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曰日永星火秋
曰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
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
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
次也先儒以爲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

成虎前成鳥形後成龜形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星室壁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前以象蛇室壁象龜梓慎所謂宋鄭其飢乎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旂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旂七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四旒變言龜蛇亦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旒故也爾雅曰氏天根也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元也本氏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

土功其始說以為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建宮室故亦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謂之營室又非定取其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故事可列也蓋以為龍見而雩水昏見而栽若此之類所謂日星為紀者也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者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

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中神氣也說卦曰離為雷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星火燒石損井則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而今旱暵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起者所謂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熇熇震電不寧不令言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蟄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輝而已矣

斗

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者也斗有環域太玄曰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言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從而已鶡冠子曰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寒俱威此之謂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沫蓋星之激者蔀之輔星理或然也孔子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

見沫尤非所宜也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所
 宜應而應焉此昏所以更出於四也詩曰曾孫維主
 酒醴維濡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壘取象於雷斗取象
 於斗燕禮曰王燕則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今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酬之則以尊事黃耇非禮
 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厚也郊特牲曰郊之
 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王者不敢主天與膳
 夫燕主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列為星河精上為天漢詩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

倬然昭明回搏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印昊天
 有嘒其星言早久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
 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旱曠而熱則
 小星森而如碁蓋星陽之精也陽盛而充則星稠於
 上其理然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
 明也蓋況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跂彼織女終日
 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
 跂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成女
 事衣被之實也皖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之名與
 象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況其左長

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道王德或當養人以庚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又曰有捩天畢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以照察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況王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以箕在南則斗在北矣箕則以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簸揚言有箕之名而已於養人無簸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言有斗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挹注之實也箕之

用在舌言翕則其形反矣斗之用在心言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箕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蓋二十八宿者經星舍於天而不動者也至於向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北斗言西柄之揭是詩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而成而已矣牽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不以而已矣於織女言跂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睨猶有牽之象也至於箕斗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其舌則言翕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天亦有光猶有光也載施其行則言天畢虛設於其位而已矣夫幽王之君臣皆有名位無照察化養衣被轉輸啓道

庚續鮫揚挹注育人之實此東國之所以困於役而傷於財也故其卒篇所陳如此夏小正曰漢棗戶正南北也

毛詩名物解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二

宋蔡 元度 集解

釋天

虹 霧 露 霜 冰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少暗者雌者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字從紅省而說文解霓以為屈虹青赤色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虹蜂也一名蛞蝓爾雅曰蛞蝓謂之雩蝶蛞蝓也蛞為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為實虹小子之虹虹潰也

詩言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謂婦道過禮則虹氣盛應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蜺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為盛理或然也蓋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盛虹盛虹天之濕氣也夫水氣之在天為虹而久天之淫氣耳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以痛此奔也故曰蝮蝮止奔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其上章曰朝隰于西崇朝其雨言朝氣之外自西則非雨雲矣雖幸而雨亦莫能久也崇朝其雨言其雨崇朝而已爾雅曰暴雨謂之凍蓋言西雲而東雨則莫之能久也造化權輿曰而東者為雨蓋風至自東則雲從之矣說

曰東雲西雨又云東雲謂之上雲西雲謂之下雲上雲蓋雨之雲也故易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以今考之虹在東常隔雨而朝之外於自西則鮮或雨矣雖雨亦莫能久也故詩以此戒人之奔外雲言朝則以況淫奔之始蟠蝮言晚則以況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 之象也先儒以為雲漏日日照雨滴則虹 今以水歎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蜺雖則虹 於地之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日虹始見蔡邕以為虹常依陰雨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曰蝮

竦在東竦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惟雄虹起于是日至孟冬乃藏

霧

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莊子以為騰水上溢為霧蓋火氣之在地成烟水氣之在天成霧霧雲之類也雲事也霧務也蓋天不應矣而地出以有所務故霧謂之晦此聖人所以不從事於務也今霧四起善是故月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霧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日中而雲霧四塞則時多隱士其以此歟志林曰黃帝與蚩尤作大霧一軍

昏惑黃帝乃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蓋雲霧有可以術致者古之方士或作五里霧或作三里霧而列子以為冬起雷夏造冰殆謂是也揚子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言縠織麗如霧而為女工之蠹也釋名曰縠粟也其形足足而踈踈視之如粟也又謂之紗縠亦取踈踈如紗也然則取其如粟故謂之縠縠從縠省以此故也傳曰善人遊如行霧中雖不濡濕潛自有潤又曰飛塵增山霧露增海是故君子貴遷善也

露

造化權輿曰中央之氣露露形如珠故古者冕旒如

之董子曰冕旒下垂如綴繁露或謂之繁露也東哲
 集曰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義取諸此冠天象也故
 弁飾望之如星而冕旒如綴繁露老子曰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蓋露雖雨類而露無遠
 近之偏故詩以譬德澤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濃濃而
 敘者以為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是也詩曰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言天之下露高矣而今延及蔓草則以下
 流故也又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豐草者露之所豐
 又非特延及而已豐草同姓卑之況也式微之詩一
 章曰微君之躬胡為乎中露二章曰微君之躬胡為
 乎泥中露言有沾濡之辱泥言有陷溺之難也一曰

泥中中露皆邑以今考之衛在大山之間雨露所鍾
 以此名邑理或然也而劉向列女傳又以為此詩人
 所作一作於中露一在泥中理或然也然則後世柏
 梁之體倣於此乎鶡冠子曰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
 可遷者四時泰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
 岑巒煙溪籜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可亡
 者日月星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零葉遇
 霜朝露遭日是也由是觀之夫何適而無有道邪故
 禹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霜

雨露以生而霜以肅殺相之故霜之文從相釋名曰

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霜遺之義出於此今霜墮而易脆膠漆不堅草木脫落糞本然則古者霜降而婦功成百工於是休息豈特人事而已哉亦自然之理也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陽正也陰慝也以人正言之則一月謂之正月以天言之則四月謂之正月盛德在火繁露而言繁霜無是也則民之訛言亦大矣故君子為之憂傷也或曰古者一夫嗟咨匹婦抗憤而六月為之飛霜則正陽之月霜以乖致蓋有之矣劉向所謂霜降不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之謂也蓋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始於霜降失節山之卑者湧而為岡陷而

為陵及其甚也日月薄蝕雷電變常水泉沸騰山谷易處故詩曰朔日辛卯日又蝕之亦孔之醜熒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董子所謂國家將有失道之咎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迺至則若此之類是也今露之繁在夏而至秋則成霜霜之繁在冬而至春則成露故傳以為露陰液也釋而為露結而為霜

冰

說文曰冬凍也象水凝之形今冬面所凝文蓋如此釋名曰凌冰室也其文望之似冬凌之理也字或為

冰易曰乾為冰乾西北之卦也故為冰乾為冰則坤為霜可知矣坤西南也禮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易曰履霜堅冰至冰者陰剛之盛也蓋坤之初六下也上無陽以正之而坤為順故自初履霜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莊子曰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冠天象也履地象也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也履冰恐陷也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之積水也三其凌其二所以備消釋也應劭風俗通曰積水曰凌凌冰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莊子曰是所謂冰解凍釋者也言至人不凝滯於物如此蓋藏曰凍故冰言解

凍言釋爾雅曰水脂也脂之為物得陰則凝得陽則釋蓋冰之類也故形謂之脂傳曰鑊冰畫脂義取諸此一曰水即尚書古文凝字說文亦云水堅也從欠從水魚陵切俗冰從凝蓋膏凝曰脂故曰冰脂也義取凝結而孫炎所言爾雅舊本亦依凝雖改古字亦非水凝之冰也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沖鑿冰之意也鑿冰所以備暑蓋詩上章備寒故於是乃言備暑

毛詩名物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三

宋蔡元度集解

釋百穀

黍 稷 稻 粱 禾 麻

菽 麥 牟 稗 稊 穉

種 秬 秠 麩 芑 苴

黍

黍丹穀也仲夏乃登故謂之黍而聲與暑同氣浮而味甘馨香而滑齊故宜釀神陽物也非有馨香上達之氣不足以降之黍陽物也故用為酒醴凡言黍稷者皆有冀祖考懷祭祀念父母之意

稷

稷祭也所以祭故謂之稌杜預言黍稷曰粢降食以爲酒貴食次之故稌者梁也所以祭明尊矣故五穀之官而稷官名之

稻

稻稌也豐年曰豐年多黍多稌蓋黍所以交神稌所以養人先王之盛時和而歲豐交鬼神養人之物備矣

梁

天以始至甘香者也梁從米所以濟人者也從刃所以利人者也豐年言養人之物而不言梁者蓋稌加

膳於梁則爲嘗膳

禾

禾粟之苗榦粟禾之穉實春秋者陰陽之中粟春生而秋熟方其以養生言之則謂之禾禾麻菽麥禾役穉穉是也方其以所用言之則謂之粟率場啄粟握粟出卜是也

麻

麻八穀之良者也實謂苴從且穀之貴者人可以爲食而不可以爲常也七月言九月菽苴采荼薪樗此先王所以致食而勞農之意也五穀之養人以浮虛爲下以沉實爲上胡麻之食沉實者也故良以敬人

稷者交神之至實者也凡穀之至貴者又宜加確以治之麻從林稷從畷皆勤治之意也麻為麻象之麻者以其求治析治於覆屋之下故同字

菽

菽謂之荏菽祀天地蓋菽有收斂之意而亦人所先也稻梁加膳也粟菽常膳也君子制而不為異亦蹈其常而已故菽亦謂喻君子之德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德足以養人者天下之所歸也采菽采菽筐之莒之言取有德受之以法度也

麥

麥之同乎陽者也至子而苗至午而成陽多則浮陰

多則沉陰陽不相勝然後能善養人者也故麥可以為美而不可為加膳也

牟

牟可以為助膳而非膳也牟麥之大者也先禾而生後禾而熟以其大故為五穀之長麥之異種思文言貽我來牟后稷種藝以粒民者多矣來牟民先得以為利者也

稗 稊 稭 稭 麩 芑

稗可以食而非凶荒則不食宜小人而使之困也先種謂之植後種謂之稗先熟謂之稭後熟謂之稭黑黍謂之稭二米謂之稭赤梁謂之麩白梁謂之芑植

直達也故為先種穉有待也故為後種稑以言其和
 於土而苗遂之於蚤也故為先熟種以言其晚成而
 多實也故為後熟秬齊正而有才者也故麻之實八
 角而純黑者謂之秬律度量衡以秬準之者以其方
 正滑齊而可用也秬不一也故為一稗而二米糜者
 良之又良者也受成於火故其色赤芑者穀之至善
 者也受成於金故其色白萬物豐於火成於金糜有
 豐實之性也芑有成實之性蓋種稗以言其穀之備
 種稑以言其穀之美秬秬糜芑以言其穀之嘉也七
 月陳先公風化之所由得土之盛故曰種稑種稗之
 種因天時也種稑之實得地氣也閔宮備言后稷稼

穡之道故校四者而言之為稼穡而因天時得地氣
 此所以降之百福也美穀可以養人嘉穀不可以為
 食之常也先王用之於祭祀而已故生民言后稷之
 肇祀而曰誕降嘉穀秬秬糜芑

苴

苴所謂婦雀以苴之者已則棄焉所謂苴履者安可
 長也所謂棲苴者道者而已非所以為存所謂土苴
 者此也所謂菽苴者其為穀苴而已故六穀弗數焉

毛詩名物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按訂

高明光大之德也一章言薄采其芹行足以事人也
三章言薄采其茆德足以事鬼神也德足以事鬼神
然後可以燕飲食錫難老屈羣醜矣

萑

萑野草之賤者所以喻漢上遊女孤直而異於眾木
故雖生於中田原野之間與薪相錯而翹翹可辨矣
賢不肖之相別亦何以異於此哉文王之道被於周
南則雖漢上之游女無曲從之志而特可以禮求也

菅

菅物之柔忍者也其理白其形柔故謂之茅制而用
之故謂之菅茅自然之潔白故以之共祭祀菅漚畜
而柔忍故以之為索絢祭祀明德之事大德足以事
鬼神者妻道也索絢賤用之物小惠足以尸鄙事者
妾道也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下國化之以妾為妻
以孽代宗而白華之詩作而刺之曰白華菅兮白茅
束兮白華漚而為菅則菅者使然之致用而為絢
則卑且勞矣故以譬孽妾茅自然之正體藉地以祭
則靜且安矣故以譬宗嫡不以賤妨貴不以貴廢賤
者人道也不以茅棄菅不以菅害茅者天道也詩曰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露者天之所以成物菅之賤茅
之貴二者皆有以成況易其位哉

茨

蒹葭也萑之始生者也萑亂也萑之成體者也蒹蒹也萑之未秀者也蒹小於萑萑小於蒹蒹青而後潔故曰毳衣如蒹白露降然後萑可以為用故也七月言八月萑葦未用也故聲從完

瓠

瓠甘而可食附物而生者也以其可食而非養人之大者況在下之賢人無所附則實不成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樛木所以接下者非使然也故以況至誠之君子甘瓠之所以纍上者亦自然也故以況在下之賢人君子之接下賢人之附上豈有意於彼我之分所能為之哉

葑 菲

葑蘆服也苗及下體皆可食而無棄葑者封也封之於土而後盛者也菲芴也藾必食苗而葑也菲也以菲為美故以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菲薄也物之體薄而可食者也

苓

苓大苦也所以和百藥之性使之相為用者也故苓從令簡兮曰山有榛隰有苓榛非宜山而不宜隰苓非宜隰而不宜山故榛有植於樊棘之內苓或采於首陽之巔榛也苓也其生不擇地而美者也猶之賢者無所進而不自得焉

唐

唐王女也松枝化而生女蘿之生依乎松故又謂之
蒙蒙蔽也蔽於松者也桑中之淫亂期於幽遠而志
在乎依所蔽者也故言唐頰弁刺幽王之無親而與
諸公興之無附著者也故言女蘿一物而別言之以
二者亦此意歟

諼

諼草蘆也喜則形欲動憂則形欲靜動所以致其外
樂靜所以竭其心思樂則有所向而趨明思則有所
背而趨暗伯兮之室家致思者也故其詩曰焉得諼
草言樹之背夫載馳之思歸則思涉彼阿丘言采其
蟲何以異於此也蓋載馳之思在外故欲行以遣其
思伯兮之憂在內故欲止以忘其憂此二詩之興所
以不同也

蒲

蒲香草也有芬芳之實而生乎澤陂之間彼澤之陂
有蒲菡萏是也蓋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而
至於荷之有華菡萏然於是乎婚姻之時則過至此
澤陂之士女所以淫奔而不可禁也其本作膳又可
以為藪韓奕所謂維筍及蒲是也蒲與筍藪之至賤
者也然以其時之所宜獻則不可不備矣公侯燕樂
而雖賤者必備則貴可知

推

推荒蔚也萑也茂於沃壤當夏中和之時旱則乾水則死有和平之性此詩人所以況夫婦也中谷有推之詩一章言嘆其乾矣言生之艱難二章言嘆其脩矣脩甚於乾况恩衰薄也三章言嘆其濕矣濕甚於脩况飢饉則相棄也夫推陰草也而附於陽生於中谷之寒水則非遂性之地也其始也乾其中也脩其卒也濕疑有所缺

蕘 著 鷓 臺 綠 董 蓄 蓼已上缺

兼 葭

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兼其小曰蘿其始生

又謂之蘆兼能兼地於葭所生能侵有之然不如葭所生之遐不冝下故也萑則冝下矣葭能遐假水焉兼又謂之兼雖兼地然惡下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荻猶逖也蘆秀而蘆華可織以為薄席茨亦可織雖完而用不如蘆而或析也故音完茨中赤始生未黑也而赤故謂之茨其根旁行強揉槃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謂之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惟其強也乃能為亂詩言毳衣如茨以其赤黑毳立如之言八月萑葦以其可辭以其蠶士言兼葭刺無以保國以其兼地而遐言葭茨揭揭庶妾上僭以其自下而亂始也騶虞以所生乎下言葭

行葦以所生在行言葦且葦小物也

茹 蘆

茹草者若亭若菹若生食之尤甚變焉皆度所宜以之而已故又訓度易所謂拔茹茹者茹始生可茹者也茹蘆赤草所染亦赤如此之謂若此蒺者能已之已其能此乎蘆生於心色赤南方也方物相見之染如此安能無慮若此蒺者何慮之有

蕨

周秦曰蕨名其始生未有放葉始蕨之時

藜

高青均葉藜日而繇又潔可以生蠶母糸而草之者

也又藜之醒為蒿皆高故也

蘿

蘿羅生松上如蘿亦羅生而弱又莪謂之蘿科生旁羅也

莪

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蒿伊蔚莪俄而蒿且蔚菁莪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

毛詩名物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五

宋蔡元度集解

釋木

桃 桐 木瓜 李 檇缺 蔦

榛 柳 杜 唐棣 栲 柞

棘 椐 榭 栗 柘 檉

條 楊 椅 樞 榆 檀缺

桃

桃先百果而華故從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記
婚姻之時正

桐

桐木之良利者也其性虛以柔故能受聲以為琴瑟則其木以堅實為上以虛柔為下故椅也桐也梓也皆強良以為器而非桐梓也

木瓜

木瓜弓材之下者也木瓜之詩曰投我以木瓜言其實大於桃而已是故三章皆言所投者木瓜報者以玉何也蓋木果所以助養人之物而王者人君之至貴者也投我以助養人之木果而報之以至貴之玉此序所謂厚報者也維民報之心若是其厚此桓公之霸所以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也歟夫木仁也以譬君子之德王陽也以象君子之性桓公之惠小而功德微矣故報止以玉為足以取類矣如天保報上則無物比焉亦欲其壽考而已

李

李以純白之華如桃李紅白相間也桃李之成實其時偕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施報之道也李實之為用微矣周之賢人所以種藝之道故雖礪确之丘中有麻之可衣有李之可食貴衣絲賤衣麻穀實重果實輕言賤者有以為衣則貴者可知矣言輕者可以為脩則重者可知矣

蔦

蔦之施于柏猶異姓之親托於王也女蘿之施于松

猶同姓之親托於王也故頌弁之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女蘿非出於柏蔦非出於松蔦與女蘿而尚或施諸松柏諸公有幽王之親而無以托焉安能有松柏之德哉

榛

榛小木也所以為禮實則貴矣植之榛栗椅桐梓漆先禮實而後工器也然亦伐之以為藩則賤者人之所忽而不治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雖人所不治之材然猶潤澤蕃息之盛者非有陰陽和調自然之正氣而無所暴利則萌孽莫之遂達而有所夭折雖然二詩所以不同何也蓋衛國有狄人之敗露居處於曹

無城市官室君臣上下冠婚喪祭無以為禮實則於是不可不先周至太王傳世已久德澤之加乎民非特若不治之榛楛能濟濟然盛也故舉其微小者則強大者可知矣舉其人力不治者則勤治者可知矣二者之意不同各有所當也

柳

柳柔木也蕃所以禦寇柔不足以濟難故曰析柳樊圃狂夫瞿瞿以柳為樊而生之不足以為固故折柳者柔之至也猶之兔為養餽體微不足以為厚而斯首則微之至也小弁之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夫蜩鳴於菀然之柳至眾之民而不能使其有所附焉

此小弁之所由怨也

杜

杜赤棠也而多特生故詩有杜杜者昭公之杜杜言其葉生滑榦生枝枝生葉枝譬則兄弟葉譬則族也昭公不能強本以兼族獨居而無兄弟曾杜杜之不如此也武公之杜杜言生于道左弼居君之右輔居君之左道譬則君左譬則輔武公有兼宗族之強而無求賢自輔之德曾杜杜之不若也文王之杜杜言有睨其實其葉萋萋睨者實大而可見萋者葉齊而已成其實可見其葉已成則木之氣定而止息之時而已征夫勞于王事而不知息曾杜杜之不若也

唐棣

唐棣核也其葉相向而開相反而合或向或反文繡之巧麗也故言王姬車服之盛則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穠厚貌夫文繡之巧麗而謂之厚何也曰得禮之正則為厚失禮之正則為薄

栲

栲輻材也南山有栲言其堅久也故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栲從考與著從耆同意

柞

柞之性堅強而不為霜露之遷得土之正氣也故詩以喻信性堅剛難長柞械之木猶且拔然以大矣則

柔者可知矣

棘

棘赤心而外束也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母之親子也棘非能順者而凱風有母之道便能吹之使其心天天然和以茂也園有桃之詩曰園有棘其實之食食者正養人之物而以爲實食所謂儉而嗇也鴉鳩之詩鴉鳩在桑其子在梅言鴉鳩之所生者專一而不二故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終不失其所也蓋棘在外故鴉鳩之正是四國青蠅之交亂四國四國以赤心而捍外者也榛在內故鴉鳩言正是國人而青蠅言搆我二人讒言之

害正也疎則難搆親則易入讒及所親之人則甚此二詩所以皆言於卒章也

楛

春秋傳曰弱足者居楛適可杖居者之所材也楛又櫝也材適可杖木之貴也

櫝 櫝 柘 檉

櫝栝栗也叢謂之櫝細謂之栝二者非可以爲大用故有害於營家室則修之平之檉河柳也楛之材可以爲杖而已去之不爲傷地利存之不爲利生物故啓之辟之則無害於爲室家者猶或存而不去也櫝山桑也其榦弓車之材也櫝柘爲不去矣或猶攘之

剔之此有以見周之興天下之民居之曾居室之不
容矣

條

條柚也其實與梅同皆可以同味故終南之詩戒襄
公則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二者嘉卉也南山之宜
有嘉卉以為蔽猶人君宜受顯服以為章也

楊

夫先王之於百物為人用則貴之易稱百穀草木麗乎土得
土之灌以厚者其質剛得土之虛而薄者其性柔楊濕
生故材為下松檜之木至剛而不為四時風雨之所
遷也檜堅實而理直則宜以為楫松剛直而不變則

宜以為舟楊非堅實之材故菁菁者莪之卒章言汎
汎揚舟載沈載浮僅可以載任而已采菽言君子之
信義足正諸侯故曰汎汎揚舟緝纒維之言緝纒維
之則固制下之道也東門之楊其葉泂泂從羊言
美而未大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為金臧言其已
成所以刺昏姻之失時也

檇

檇梓實桐皮非梓之正非正而外若同焉有檇之意
檇若棗而小非棗之正棗甘而檇酸棗屬而檇貳者
也羊棗謂之遵則不貳者也

樞

樞為之區受戶壯焉天自為區又有受也闔闢因之矣莖謂之樞有俞有制知闔闢矣

榆

榆濬滑故謂之榆莖榆而有刺所以為主枌榆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為合乃卒乎分夫根如鞞榆如枌皆分之道

毛詩名物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六

宋蔡 元度 集解

釋鳥

雉鳩 鳴鳩 黃鳥 鳴鳩 鴻

鷺 桑扈 鷓鴣 隼

鵲 鵲 鳳凰 鷓 梟 鷓

燕

雉鳩

雉鳩或謂之鷓或謂之王雉凡鳩皆陽鳥也剛而能制者真若乎陽故鳩訓聚而不別者和而不同則有是意故謂之雉鳩然有不可犯之道也故又謂之

鷦王大也於鳴鳩則為大矣故又謂之王雉勒以法度足以一眾者莫如雉鳩故雉鳩氏為司馬夫有可歸之德又有可歸之位者后妃也故關雎又為王者之風而不為諸侯之風能聚所以喻后妃之求淑女能別所以喻后妃不失禮義也

鳴鳩

鳴鳩或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鵲凡名鳥者必有所善鳴鳩善鳴者也春者啓之時秋者閉之時啓則有時閉則無事鳴鳩以啓來而閉去故鵲鳩氏為司事臣以骨鯁為任而非倡和者故命官以鵲鳩而不謂之鳴鳩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非脩翼之鳥而至

乎其遠則敗矣

黃鳥

黃鳥之為物中和而得時者也有中美之性故謂之黃鳥其鳴以春為期其去以秋為度倉庚所以鳴其時也故凡記時者皆言倉庚形色皆有中和之美黃鳥所以命其德也故哀三良刺宣王皆言黃鳥仲夏黍登而聲伏故謂之搏黍

鳴鳩

鳴鳩能定志而有所守者也有所守則可以為善可以為羣故謂之鵲鳩夫王者民人之主也無均平之德則不足以治之故鳴鳩氏為司空止則在桑飛則

在梅徙則在棘下則在榛無往而不擇也夫人無均一之德則不足以爲諸侯之家鵲之性剛而不可奪守而不可欺鳩鳩無爲巢之功而有居守聚利之善此其所以得而有之也是故作詩者以喻乎諸侯之夫人及其在位之臣自大夫妻至庶人皆不得而擬焉蓋能一者治人非治於人者也

鴻

鴻之爲物高可以致遠卑可以濟難知時而去就者也鴈不專達而所至必從其長故大夫執鴈亦有從長之意鴈制於長成於屬有長必有屬故以鴻譬天子之使新臺云鴻則離之以長言之者詩多以山喻

君而此以鴻蓋新臺之刺宣公家道也於國則言其位於家則言其長雖魚潛於卑幽鴻飛於高遠魚網設而鴻離之豈設網之意哉

鷺

鷺潔白而不污立常有振舉之意足常跂有振而獨春之貌步好自低昂而謂之獨春也作詩者以其潔白而不可污喻君子之德以常有振舉之意喻君子之威儀夫威儀欲其棣棣而以振舉何也蓋不可以高仰之驕色也不可以卑俯之俯替也是驕近亂替近疾其升也不驕其降也不替此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然則振鷺之威儀豈所謂高仰者哉

桑扈

桑扈竊脂也性好集桑故因以桑則九扈之名也戶所以閉邑所以守故謂之扈羽領之間皆有文而又善自閉守故名爲扈而作詩者所以喻君公之禮文少昊氏以九扈爲九農正亦曰扈民無淫者也

鴉

鴉無爪牙羽翼之才而以口向物食所惡而已亦以物惡故常集於幽荒蒙蔽之土也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是已泮水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鴉可惡之鳥泮水可欲之地且鴉之惡非翩然而集于木者惟僖公有仁厚之德故雖所惡之鳥能集可欲之地不庭之

虜猶之鴉去幽荒而集于泮林也其來雖不足以爲善惟其不害於物故能翩然集之而不爲物逐也

鴟鴞

鴟鴞性陰伏而好凌物者也陰伏以時發者必有以定之內畜志以凌物者必有以決乎外故謂之鴟鴞然其害物也能竊伏而不著鷹隼之勢故鴟鴞以喻管蔡之暴亂

隼

隼之擊物而必中者也必至謂之隼物而逞謂之鷹必至者或有所過取故作詩者以隼喻不制之諸侯而司寇之官則以鷓鴣名之

鵲鵒

鵲鵒者有所就有所招者也彼可即而即之則無不親彼可令而今之則無不從如鵲鵒之尾應首也親則有離離之能和從則有渠渠之能容故謂之離渠作詩者以喻兄弟之無不親無不和也兄弟之道天性也動其鵲脅而首尾應者雖有強誠亦自然而已故字或以為鵲鵒

鳳凰

瑞應者也盛德之所感天命之所受則應時而至矣少昊氏以鳥名官而鳳凰為歷正分至啓閉之官皆有屬焉故詩以喻大臣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者朝廷也鳴者辟令也蓋國有六職有坐而論道者焉

鵙

鵙見於萬物開閤之時夏至而鳴冬至而止天地不勞萬物以生萬物以死夏至則生者勞物冬至則死者定物鵙鳴同萬物而勞者也故謂之百勞鳴於二至之間故伯趙為司至七月以鵙為將續之候觀天時而終人事所以順萬物而作者也

梟

梟類鵙而尤好陵物者也有陵物之意故當求之端待發氣果敢而發必中聲 曉者以其如此非若強茅之陰伏也

鷓鴣

鷓暴而不剛勇而無才塞而不通故謂之強茅從大而不能有為故謂之鷓哲婦之子乎內也其為物若梟其陰伏若鷓故曰懿哲厥婦為鷓為梟

燕

燕就陽而畏陰南北往來有生息之道知天時而不違以自養至南而勞至北而息勞而生也息所歸也玄鳥西北乙鳥東南自所歸而言故謂之玄鳥自所生而言故謂之乙鳥或就所生而言或就所歸而言何也蓋官之親就天道而司人事歸以息者天道玄者天之成象也故司分為玄鳥氏玄者氣之自然而

正也故以天道言之則配以自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非人之所為也燕之生育于東北蓋人所見也故謂之乙其來去有自安之道故謂之燕莊姜送歸妾而謂之燕燕于飛雖以為燕而亦有自安之道歟

毛詩名物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出雞鳴以類感也案陽氣生於子雞應子而初鳴陰氣生於午雞應午而又鳴則非陽出故鳴也詩曰風雨瀟瀟雞鳴膠膠言雞之信度如此蓋秋氣慘而淒淒風雨如此則疑不能和秋物脫而瀟瀟風雨如此則疑不能固向晦則君子入宴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又疑於已今日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則亂世之君子不改其度之譬也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固易曰吳為雞蓋兌見而吳伏故為雞雞知時而善伏者也乳狗噬虎伏雞搏狸又曰伏雞曰抱王褒曰魚瞰雞睨李善以為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此言是也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一鳥曰止

衆鳥曰集蓋水鳥晚於林棲故曰宿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栖因以為東西之西詩曰雞栖于埭日之夕矣言雞栖矣日於是夕夕於是月見故也夕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

鵲

鵲搆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搏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言魚傅沫鳥鵲孺蓋鵲以傅而孕育故曰孺也列子曰細腰純雄其名穉蜂與鵲言孺同意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蓋鵲巢開戶向天一而背太歲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而

知風蟻穴居而知雨蓋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然而強且不淫知風之自而構其巢知歲所在而開其戶者鵲也強而不淫所以成德故有行知風之自而構其巢知歲所在而開其戶所以趨時故有功詩人以譬國君積行累功詩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言不殘賤之故邛有旨苕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蓋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說文作鳥象形通於鳥履古之人履欲行不欲如鵲故其字借為鳥履之鳥所以為行戒其在相法有之鵲行踳踳性行勿良是也亦言鳥以木置履下乾昔如鵲崔豹

古今注曰乾昔不畏泥濕故曰鵲也象文作鵲蓋從錯省淮南子曰如鵲之駁一何從昔昔言乾也考工記曰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珍而昔周官屨為赤鳥黑鳥赤纁黃纁青紉此言王及后服屨赤鳥以赤為纁黑鳥以黃為纁皆青紉也鄭氏以為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維祭服有鳥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今云赤纁黃纁雜互言之非是也蓋王及后鳥之名一而已赤鳥王六冕之鳥黑鳥后三翟之鳥其他服則屨爾詩曰玄衮赤鳥又曰赤鳥几几其傳曰赤鳥人君之盛屨也又曰赤芾金鳥會同有

繹其傳曰金鳥達屨也鳥蓋臣道也所服之故屨人無之而謂之達屨謂之金鳥鳥而金絢也然則古者諸侯方其為人君則赤鳥方其為人臣則金鳥氏子抄曰鳥九寫而為烏虎三寫而為帝言書之轉易如此意林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是意也

鸛

鸛形狀略似鶴其性甘帶每遇大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氏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南方星入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跡而放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又善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作

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 擇石以偃卵蓋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暇取礮石周圍繞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鵲巢暖中礮石為真物也又泥一旁為池以石宿水今人謂之鸛石取魚置池中稍以飼其雛俗謂鵲巢蔽形鸛石歸酒又曰礮石濕鸛石涼故能使卵不暇水不臭腐也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垤蟻室也蓋鸛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蟻知地將雨有見於下鸛鳴于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必如期故婦歎于室也且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則於是遇雨為尤苦詩人道此敘其情而序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禽經曰鸛俯鳴則陰仰

鳴則晴仰鳴是有見於上也俯鳴是有見於下也夫文翟見為觀亦取諸此

鵠

鵠鵠如癭鵠鵠如瘤今鵠江東呼鳴長頭善鳴又喜轉旋其項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義之好鵠者以此亦取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而古者兵有鵠鵠之陣也左氏曰鄭翩願為鵠蓋舊說言江淮謂羣鵠旋飛為鵠井則鵠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鵠之成列正異故陣法或願為鵠或願為鵠卞子曰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鵠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蓋鵠戩首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鵠其謂是歟禽經

曰鵠飛則域沈鵠鳴則蛇結又曰鵠伏隨日駢伏隨月說者以謂乳鵠伏卵隨日駢伏卵隨月光所轉又曰腳短者多伏腳長者多立腳近尾者好步近臆者好躑多伏鳴鵠之類是也

雉

雉死耿介妬壘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潘岳所謂畫墁衍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雉蓋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贄者也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為儀故古者后服三翟詩曰有瀾濟盈有鸞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言雉宜交有時別有

倫而今反以雌求雄非特以雌求雄又求牡焉以雌求雄淫也以雌求牡焉亂也故曰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又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言雉交有時別有倫而又性善鬪雖今不犯域分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則雉之不如也易曰離為雉蓋離火其體文明其性復焱悍故為雉雉雖非辰屬而正是南方之物陶氏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禮云雉曰疏趾蓋鴈鴨醜趾間有幕其足蹠雞雉醜指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大舞也宛丘之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小舞也蓋雉取文明鷺則取其潔白之容而已所謂大

舞者籥舞也所謂小舞者羽舞也故樂師云掌敎國子小舞而一曰羽舞或曰雉性突前其字從矢或曰虎豹之文來田雉之文來射故從矢也易曰射雉一矢亡雉雞類也不能遠飛騰躍而上高不踰丈橫不過三丈故先儒云雉高一丈長三丈也蓋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書曰雉不再合信也說文曰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蔡邕月令以謂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鷓雉

釋鳥云江淮之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鷓雉王后之服一曰翬翟畫以翠雉二曰揄翟畫以揄雉三曰

闕翟言刻繒為之闕而不畫闕而不畫則其制屈於
三翟

毛詩名物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八

宋蔡 元度 集解

釋鳥

烏 鷓鴣 鴈 鷹 鷓鴣

鶴 鷓鴣 鳧 鷓鴣

鳥

說文云烏孝鳥也象形林罕以謂全象鳥形但不注
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
也烏一名鴉其鳴自呼淮南子雅之啞啞鵲之啞啞
豈為寒泉燥濕變其聲哉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蓋狐羣者也烏合者也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為虐威

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
 如是矣故大夫欲王瞻之也抑曰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此之謂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
 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而雌雄無以相別也管子
 曰烏集之交初雖相讎後必相咄詩人每以為刺者
 非特譏其為惡如一亦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也烏
 又為歎辭者蓋雅見虎則鳴見異則噪故以為烏烏
 虐歎所異也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則唾以烏見異
 則噪故輒唾其凶尚書大傳曰愛其人者兼其屋上
 之烏然則惡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者寡矣孫子曰

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善料者觀鳥起而知
 伏視鳥集而知道傳曰烏樂空曠鵲樂稠鬧世云鴛
 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莊子曰烏鵲孺蓋謂是歟又
 曰見烏飛翅重知天將雨蓋烏陽物也感陰氣而翅
 重故俗以此占其雨下淮南子曰騰蛇游霧而殆於
 螂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騅禮陽物也

鷓鴣

釋鳥曰晨風鷓鴣草木疏云似鷓黃色燕頷勾喙向風
 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曰鷓之
 為鷓鴣之為布穀久復為鷓也孟子所謂為叢毆雀
 者鷓即此是也詩曰鳴彼晨風鬱彼北林言穆公能

茫其所賴而賢者赴之如此曾子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此之謂也且黃鳥仁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故黃鳥曰哀三良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禽經曰鷓好風鷓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矣又曰鷓之智不如鷓鷓之智不如鴈今鷓亦去來有時然其制字從鷓又可知矣

鷓

鷓狀似鴈而大黑色俗呼皂鷓一名鷓其飛上薄雲漢詩曰匪鷓匪鷓翰飛戾天匪鱣匪鱣潛逃于淵言民人飛揚竄伏如此所謂亂也決起而飛曰翰料起者詩曰如飛如翰蓋飛象料飛之形而翰從翰飛翰

言以翼自翰而上也今鴻鵠鷓鷓之類皆言翰爾雅曰象謂之鷓玉謂之鷓蓋鷓之義出於鴻鵠之鷓鷓之義出於鷓鷓之鷓鷓性勁利鷓性刻制故也今大鷓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曰鳥有沸波者即此是也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

鴈

釋鳥曰鳧鴈醜其足蹠其踵企郭璞以為鳧鴈指間有幕蹠屬相着故曰其足蹠是也又曰飛則其踵企直非是也踵足後也蓋今鳧鴈之醜行則皆前幕布地而後踵常企故曰踵企也以今鵝觀鴈行鴨觀鳧

行則概可見矣。鴈行斜步側身故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之爲物，其進有漸，其飛有敘，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故以此喻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爲進矣。然未至西都也。故爲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言不可亂也。然則禮有以鴻爲儀者，取其行列不亂而已。禮曰：前有師旅，則載飛鴻。鴻飛則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剥皮毛舉之竿首，若禮所謂以鴻脰韜枉也。周官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以其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者而不失其序故執鴈也。蓋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有遠害之

道，非特取其去就之義而已。鹽鐵論曰：嗶嗶鳴鴈，朝日始旦，登得前利，無蹈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後害也。夏小正曰：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所居也。何以謂之居也？生且長焉耳。又曰：暹鴻鴈，先言暹而後言鴻鴈，何也？見暹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且曰：暹則猶言乘傳云耳，非其居也。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蓋燕一名玄鳥，鴈亦名朱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且鴈霜降南徂，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鴈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峯曰回鴈，蓋南方地極燠，人罕識雪者，故鴈望衡山而止。陳琳

曰陸陷藥犀水截輕鴻輕鴻毛也傳曰輕於鴻毛今人試刀以髮浮轉於水而令刃斷之水截輕鴻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制字從江其以此乎或曰大曰鴻小曰鴈鴻蓋從鴻大鳥也

鷹

鷹鷲鳥也一名鷓鳩左傳曰鷓鳩氏司寇蓋鷹鷲故為司寇一曰一歲為黃鷹二歲為鷓鷹三歲為鷓鷹鷓次赤也埤倉音披免切鷹鷓二年之色也蓋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鷹揚如此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舊說凡鷲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於巢外放

條大鷹恐其墜及為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枝插其巢畔防其外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枝葉為候若一日二日其葉微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葉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鷓大可取說文曰癰從疒省蓋癰從疾省佳之疾捷者故從疾省也隨人所指蹤故從人禽經曰鷹不擊伏鷓不擊妊蓋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之時若將不勝其驅鷹處眾鳥之間若睡寐然積怒而全剛生焉越之報吳用此道也

鷓鷯

鷓鷯一名鷓似鳥脚高毛冠巢於高木生子穴中子

三頁七
銜其母翅飛上下淮賦所謂鷓鴣吐鷓於八九鷓鴣
銜翼而低昂者也段氏云鷓鴣鬼鷓鴣厭火孔雀避
惡舊說此鳥長目而睛交故有鷓鴣之號相如所謂
鷓鴣旋目者是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鷓交目其名鴉
方目其名鴉矣

鶴

鶴形狀似鵝青脚素翼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鳴
將旦鶴警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舊
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涓滴有聲因
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
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

林木詩易故以爲君子言行之象始生二年落子毛
三年產伏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七年應節
後七年晝夜十二鳴中律後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
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污百六十年雌雄相視
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聖人在上則與
鳳凰游於甸其精神氣骨應相禽經曰鶴以怨望鷓
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眈視
也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
叫鷓以吉嘯鳴也今鶴雌雄相隨履其跡而孕傳曰
鶴影生鼈男化也

鷓鴣

鷓鴣食魚似鴟而黑一名鷓鴣曲如鈎其骨主鯁及噎蓋類而推者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鷓鴣不卵生而吐其雛獨為一異是也楊子乎異物志云鷓鴣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既胎又吐多者七八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然水鳥巢於高木之上

鳧

鳧有不可畜者能及人也為得已焉有可畜者能及人而止為居石焉

鷓

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鷓如也

毛詩名物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九

宋蔡元度曰集解

釋獸

麀 兔 鹿 麝 犀 麀 虎

獾 貍 狼 狐 獨驕 駮 從

麀

麀麒麟土畜也信至應禮以足至者也音中鍾呂行
中規矩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窅不罹羅網王者至
仁則出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踐生草不食生
物有愛吝之道故麀從吝牡麒麟牝麀陰主吝嗇故有
曰吝也詩曰麟之趾之定之角始於趾終於角言德

以升進為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爾雅曰麇似麇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麇而角也或曰麇肉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麟似麒而無角案爾雅曰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麒然則麟從麒省不角故也或曰詩序以為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從吝以厚故也從其以信故也其信也其者指物之辭

兔

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吐也舊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兔在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云兔曰明視亦此意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

書云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蓋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而其感孕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蓋椽木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於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肅則好德之至也故詩以此為德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且先王之化言格於芻蕘行至於雉兔然後為博故是詩正言兔置而敘者以為莫不好德也古今注曰兔口有缺尻有九孔今尻於文從九蓋生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去首蓋狐亦正

丘首不忘本也說文無兔字以免為兔兔生自口而出宜有留難而後免故字又通為免俗作兔非也今兔身亦謂之分婉蓋物之產乳莫易於羊莫難於兔故羊子曰達兔子曰媿達之為言羊也媿之為言兔也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又從免也冕字從兔古之說冕者以為位彌高而志彌恭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媿聽從蓋婉妻道媿母道聽婦道從姑道也

鹿

字說曰鹿性警防相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羣居善走者也分背而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備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詩草蟲經曰

鹿欲食則皆鳴相召志不忘也蓋鹿愛其類發於天性周官曰視朝則服皮弁正以鹿皮為之蓋取諸此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人之與物異類則魚見之深入鹿見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而有以及之故也小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詩曰町疇鹿場言町疇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

麋

釋獸云麋父麇足如小鹿有香故文從鹿從射虎豹之文來田麋之香來射則皮與膾為之累今商汝山

單三
中多羣麝所遺糞常就一 雖遠就食還走其地不
敢遺跡他所慮人獲之人反以是從跡其所在必掩
羣取之蓋麝絕愛其香每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
高巖舉爪剔出其臍就繫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吳
筠猿賦以爲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以招射蓋謂是
也陶氏云麝形似鹿今俗謂之香麝常食柏葉故養
生論云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也又曰啗蛇今以
蛇蛻裹之彌香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而臍內
極痛即以爪剔出之置尿溺之中皆有常處蓋象退
牙犀退角麝退香皆輒藏覆知自珍其貨

犀

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孔毛大腹卑腳腳有蹄黑色
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者即食角
者也小而不楯好食棘亦有一角者交州記曰犀有
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
者山犀也在頂謂之頂犀在鼻謂之鼻犀犀有四輩
其紋或如爛椹或如狗鼻者上黔一犀無文螺犀文
旋特犀文細粘犀文大而勻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
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
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蓋犀之美者有光
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
腰已上通倒插者角腰已下通亦以尖花小而根花

大者謂之正插根花小而尖花大者謂之倒插故南人以牙為白暗以犀為黑暗亦難別也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埋之王粲游海賦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周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蓋犀革甲差劣於兕七屬增一也或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惟鋸犀成小塊以極薄紙裹置懷中令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蒸潤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

麈

麈獸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蓆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澆又以拂壇不蠹蓋蠅點變白麈尾留紅而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

麋鹿醜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經服而舞麋鹿注視不動因以利刃刺之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而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恩平郡譜曰沉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鹿謂之荒麈謂之摧

虎

虎奮衝破又能劃地卜食蓋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兵法曰將門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歟類從曰虎行以爪坼地觀奇偶者曰虎卜云簡兮曰執轡如組有力如虎組以言其藝虎以言其勇常武曰厥進虎臣闕如虢

虎蓋虎之自怒虓然闕如虓虎則以言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爾雅曰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麋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公江淮南海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諱故然則仁人之於親聞名心瞿見似目瞿豈自外至哉吳越春秋曰虎之卑身將有以擊也蓋鳥之擊先高獸之擊先卑舊說虎威王夜方旦目精豆晝即漸大又云虎死必倚巖壁淮南子曰

虎之乳子不能搏噬者殺之為其墮武此君子所以貴夫箕裘也

獠

獠體柔而善猜者也猜者犬之性而獠善猜故從犬又猜以入人者讒佞也其狗獠焉角弓論幽王之好讒佞則曰無教獠升木如塗塗附

厖

厖金獸也秋則得氣之正故天子於秋食之金為剛故字從阜故畜之而能擾成豪則剛果而善相慝未成豪則能吠而已能吠而大故謂之厖犬以牙為威者長喙則所制者眾故謂之獠雖喙短亦足以揚而

肆其力故謂之獨驕爾

狼

狼犬類而長者也剛則強而樂取故牝謂之穉柔則剛而自守故牡謂之狼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穉知剛知柔者今狼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言乎不逆而動也夫胡跋則可上而不可退退則觸尾尾疐則可就而不可進進則踢胡能委順以解之身逸而體全矣故疐跋之難而不能害之謂狼讒巧之敗而不能失之之謂聖

狐

狐性之不果於進者也人疑則衆乖而不附獸疑則羣離而不親故謂之狐疑者好思而難其動也故狐貉之厚以居而為逍遙服南山之詩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疑而不明也何草不黃曰有尾者狐率彼幽草君不明而臣疑其上也

獨驕

犬短喙曷以為驕也

駁

駁類馬駁食虎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已害者在所交也

縱

豕俯而聽有臧者如之生一曰特猶之正也生二曰

師猶之師也生三曰縱猶之師帥而從之者也

毛詩名物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

宋蔡 元度 集解

釋獸

麇 兕 豺 獺 熊 豹

羊 牛 貉 豸 豸

麇

崔豹古今注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麇有牙而不能噬
麇麇也齊人謂麇為麇麇如小鹿而美故從麇也章
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古之制字如此
麇從章麇從音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麇麇即
麇也或曰麇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倥偬

也蓋麋鹿皆善駭而麋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
 麋鹿白膽善驚為是故也詩曰野有死麋白茅包之
 云考工記曰山以麋水以龍言畫水必以龍畫山必
 以麋也麋山物也蓋麋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
 故林屬於山為麓而其字從鹿麓者鹿之所在故也
 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
 成泥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麋性羣聚故從困困聚也語曰市無赤米而困鹿空
 虛先儒以為圓曰困方曰鹿蓋鹿亦羣聚故困或謂
 之鹿也

兕

釋獸曰兕似牛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
 鎧故水剽蛟龍陸斷犀兕蓋取諸此吉日曰發彼小
 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投
 其角兕善抵觸先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蓋酒陽也
 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詩
 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角角觸也
 與此同意

豺

釋獸曰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
 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
 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

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今日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昊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為是故也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也故詩併言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眾可以窘虎也又曰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謂皆自祭其先云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之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曰人而不祭豺獺也

獺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孟子所謂為淵毆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蓋獺取鯉於水裔四面陳之進而勿食世謂之祭魚其字從賴與豺從才同意援神契曰蝟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也舊說蟾肪合玉獺膽分卮又曰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自獺穴知水之高下言歲多風則鵲作巢卑水之所及則獺移穴其預知有如此矣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又曰獺祭魚數七缺七蓋不祭也傳曰獺髓滅癥說者以

四百廿八
毛詩名物角卷十
謂獺嗜魚腦其髓故能滅癥

熊

熊似豕山居冬蟄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說文能獸堅中故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熊羆亦堅中故熊從能羆從熊也熊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射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射共熊豹侯而已又曰田役則設熊席熊席則以蒞眾尚毅故也亦以其溫呂子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云云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

伏而後動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召南之事是也古今注曰豹尾車周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惜其民而其詩一章言羔裘豹祛至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怒豹祛下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裘豹褰玄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褻矣毛詩傳

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領蓋人君之服管子曰上大
 夫豹飾列大夫豹幘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俗云虎
 豹之駒未成文初皆翠密及長蛻毛然後疎煥蓋亦
 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七日不食欲以澤其毛衣
 皆成文采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
 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
 食不足飢豹食有餘言狼貪而豹廉有所程度而食
 其字從勺當為是也

羊

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為羣犬為獨也蓋羊每成羣則
 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
 之羊頭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羊前其剛以觸者
 也故以其角聚為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兢兢不騫
 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
 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
 物愛之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或訛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
 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
 蓋羊之為物以瘦為病而又死善耗敗故不騫不崩
 本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漬者謂死相
 漬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故

詩如此徐鉉曰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羸字從羊亦豕善肥羊善瘦故羸從羊也詩曰不騫為是故也易曰兌為羊羊性前止故也蓋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為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今使烏獲藉蕃從後曳牛之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詩曰羊牛下來先羊而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當先於牛故也內饗曰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蓋言羊冷毛而毳則羶犬赤股而躁則臊矣皆物之不可食者故於文臊從燥省羶從羶省也鄭氏以為冷毛而毳謂毛別聚羶不解者是也管子曰山高而不陔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玉相備也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尾之形牛土畜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為牛乾為馬且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而世之學者以謂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詩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以言潤澤也蓋牛之為物安則耳濕病則燥冷故古之視

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抱朴子曰鴈銜蘆而扞網牛結陣以卻虎蓋牛善觸虎環其首外觸虎雖猛巧不能制也傳曰禘郊之牛角齒粟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殺時棗牲有捄其角捄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捄其角也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六牲之號牛曰一元大武號最為美者牛大牲故也周官曰牛夜鳴則廋說文云廋久屋朽木牛夜鳴則廋臭如朽木也蓋牛膏曰香故其臭朽則不可食矣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即莊子所謂衣之以文繡者也

貉

貉之性不與物 不為物宗故為居服為賤者之裘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于則有見於逞非必得之辭言取則得之矣其時則可以為貉其志則在于取狐狸而已緩於賤而要於貴

豮

豮牡白麋絕有力豮者力足以發物而搆獻之故也字從开七月詩云言私其豮獻豮于公絕有力猶能獲之以獻況力弱者乎豮小而豮大大者公之小者私之豮民豈貪取而無厭哉

貍

貍貉之小善止者也雖小而善止者易獲蓋待獸獵

而後得之故伐檀曰不獸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一

宋蔡 元度 集解

釋蟲

蟻 蠅 蠨蛸 蠋 蜂 螽斯 騰蛇

蛇 虺 蚺蛇 蚰蛆

蟻

莊子曰道在蝼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繁露曰人者仁也我者義也故其義字亦從我記曰蛾子時述之其字從我是也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又言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鸛鳴于垤垤蟻塚也蓋蟻將雨則出而壅穴

鶴見之長鳴而喜易林所謂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是
 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
 趙岐曰垤蟻封也莊子曰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
 棄意言慕人之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為也故至人之
 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得
 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透遲有序需而不速君
 子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駒駒者蟻也方
 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駒莊子曰鰲之冠山蟻之戴
 粒其於逍遙一也此即南華鵬鷗之義言小大雖殊
 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蠅

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字從繩省準生
 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
 故爾雅曰蠅醜扇也段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
 聒聲皆在翼又曰青蠅尤能敗物蓋青蠅善亂色蒼
 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東方未明曰匪雞則
 鳴蒼蠅之聲也一章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月出
 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
 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
 蠅蓋蠅逐臭者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
 謂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墮
 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

三五六
正謂此也

蠪蛸

釋蟲云蠪蛸長踦蕭梢長踦之貌故名郭璞曰今小
蛸蛸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蛸蛸布網垂絲着人衣
裳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陸子曰乾鵲
噪而行人至蛸蛸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詩曰蠪蛸
在戶

蠪

蠪蟲如指似蠶一名厄詩曰倮革金厄金取其堅厄
取其完也又謂蛸蛸者蠪烝在桑野言蠪以絲自裹
又久在桑野雖蠪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詩以此托

況而敘曰一章曰其完也韓非子曰蟪似蛇蠶似蠪
人見蛇則驚駭見蠪則毛起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蟪
故人利之所在皆為賁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蠪
以言材之有大小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如蠶蠪此
言龍化如蠪而已然抱朴子以為有蛇蠪化成之龍
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蠪化成之龍乎故曰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蜂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眾蜂為之旋遶如衛誅
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臣其毒在
尾垂尾如鋒故字從鋒省傳曰蜂蠶垂芒此之謂也

詩曰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荇蜂使人為辛螫之譬也
言蜂善辛螫藏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爾雅曰蜂醜
螫螫垂腴也一名蠆其字象形蓋蜂類眾多動以萬
計故借為萬億之萬舊說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
曰號物之數謂之萬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
擅澤之矯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援理觀之
人之強弱相制眾寡相攻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鬪
而莊周以為戰於蝸角也

蝻斯

蝻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故詩以為子孫眾多之
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鳴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
稱后妃之子孫眾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者文
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
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蝻斯一名春黍或謂之春箕草
木疏曰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
小黑股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
是也詩曰五月斯蝻動股言蝻斯股成而奮迅之也
爾雅曰蝻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方春尚弱
也故列子曰吾力堪秋蟬之翼折春蝻之股蔡邕月
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蚘蚘又謂蚘
蝻善害田穉公羊傳曰蠨何以書記災也蠨何以書
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蝻也

騰蛇

騰蛇龍類也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是也荀子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言梧鼠之技雖多不如騰蛇之結於一也故窮墨子曰靈龜近灼神蛇近暴傳曰靈蛇棄鱗神龍解角以言至人達士超世拔俗委蛇萬物

蛇

魚屬連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傳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故序言正直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中德也其行委蛇以其德在剛柔之中

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有是哉此之謂也舊說蛇盤向壬壬北方也周官曰龜蛇為旒先儒以為龜蛇象其扞難避害蓋龜甲者也而蛇擊前則尾應擊後則首應自腰擊之則首尾俱應有兵之象故龜蛇合體謂之玄武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玄朔者道之所在陰陽之理具焉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目聽語曰蛇聾虎鼯其以此乎

虺

虺狀似蛇而小語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以此故也正月之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虺一名蝮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舊說蝮蛇毒在首螫手則手斷螫足則

足斷蛇之尤為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斜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輒拆裂母腹字從蝮其以此乎亦有與蛇同色者

蝮蛇

蝮蛇尾圓無鱗身有斑文如故暗錦緞難死似鼉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入藥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智也

螂蛆

爾雅曰蒺藜螂蛆廣雅曰螂蛆蜈蚣性能制蛇卒見大蛇使緣而啖其腦莊子曰螂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魯連曰百足之蟲斷而不蹶則其所恃者衆也一名蚘方言曰馬蚘北燕謂之蛆蝶其大者謂之馬陸一名商距莊子使蚊負山商距馳河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如棗其小者尚如蠶蠋行輒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詩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為老槐生火血久為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微火之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而古今注亦以為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然則燐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

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光澤如漆一名蚘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有悉率之義故曰蟋蟀之道也曹奢而迫唐儉而勤故詩一以蟀蟀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

建成於文禾干為年步戌為歲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內思其外也三章曰職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知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

蝓蛭

蝓蛭一名蛭蝓爾雅所謂蝓蛭蛭蝓是也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而尸解仙去

也莊子蝘蝓之智在於轉丸夫以蜘蛛蝘蝓之智也
 猶知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解矣此莊
 列之徒所以欲擺工倖之指也淮南子曰周鼎著倖
 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正謂是歟故抱朴言
 玄蟬潔飢不如蝘蝓穢飽故回之簞瓢有以輕倚頓
 之富

阜螽

爾雅曰阜螽螿亦名負螿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故阜螽負草蟲謂之負螿也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
 螽言大夫妻求而進疾於聽從如此扶杜亦云者蓋
 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
 時如召南之世也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
 時得及婚姻祭祀蠶耕之事故曰春日遲遲至獫狁
 于夷

蟻蟻

爾雅曰蟻蟻螿蟻蟻螿一名螿本草亦曰一
 名蟻蟻舊說蟻蟻生於木中內外潔白蟻蟻生糞草
 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蟻螿是也大者如足大指以
 背行乃駛於足造化權輿曰蛇牙腹竄蟻螿背行

蛾

博物志曰食桑者有蛹而蛾蛾類皆先孕而後交蓋
 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蛾

真
毛言名生角之二
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蠅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謂
蠅是雄蛹是雌羅雄蛾雌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
畫詩以譬莊姜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蛾一名慕光
亦其類也

蠶

爾雅曰國貉蟲蠶郭璞云今呼蛹蟲為蠶廣雅曰土
蛹蠶蟲也舊說蠶為蟬身乳子已繭化而成蛆俗呼
蠶子入土為蟬爾雅曰強醜捋即此是也羣飛草上
好以手摩捋其鬚其物稍強因名之蠶蓋蟲之知聲
者也

蝶

蝶粉翅有須一名蝴蝶列子曰蝴蝶胥也烏足之根
為蟻螯其葉為蝴蝶嘗見園蔬其葉為蝴蝶者有三
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干寶曰稻成莖麥成蛺蝶
豈虛語哉

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樗雞一名天雞爾雅曰翰天雞
蓋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
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草木疏曰如蝗而斑色
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
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聲如
絡緯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蝮

蝮蟬五月鳴蝮也譁以無理則用口而已然其聲調而如緝故謂之蝮五月鳴謂之蝮以其聲也七月鳴謂之蟬以其生之寡特形之單微也螻蛄所化謂之蝮蝮有文故或謂之蜻蝮無文或謂之夷詩曰如蝮如蝮蝮大而蝮小蝮言其譁而無理蝮言其夷而無文

螟蛉

螟蛉者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螟為能取之以為己子君子之於民亦類也苟有道以得之孰不為化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則能以氣化其類者也故譬則君冥者無知令者有以從無知則有從所以能化於物也故譬則民桑螟之為物其氣腴白螟蛉有以氣化故其氣清

蜴

蜴蝮塘也其類似多而所生異蓋在陸者蟲屬在水者魚屬蜴蝮在汙澤者也或謂之蛇醫守宮祝螟在野者也蠶蟾蝦蟆在室者也然蜴非常候蛉蚋者也二者大而能鳴蜴非能鳴也正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徒陰伏蕩不平之氣而不能有聲

蝻

蝻桑蟲也桑質柔腴白蝻食桑之腴故色白而

三百五
體柔

熠燿

熠燿謂之燐幽陰之血化而為燐者也言吝而不能廣照也茲本之腐草化而為螢螢者火華之細者也非燐也萬物以情動故物變於外而情動於內東山之民所以見燐而有懷也其幽陰之血所化故疑于可畏然而有懷役之思而忘其所畏故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蜉蝣

蜉蝣輕也朝生而暮死故謂之渠略生於夏月陰陽氣之卑濕而浮游者故其為物不實而小曹君無篤實之德而從其小體若此刺其甚矣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二

通志堂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三

宋蔡元度集解

釋魚

鱒 鯉 魴 鼉 龜

鱒

鱒鮒也人能以魴節而必取之也不以法度則不足以得之故必以緩細之數九罭是也

鯉

鯉易得之魚甘而無毒足以養人者也故字從里衡門先魴而後鯉先其至美者也魚麗言萬物盛多故自其多得言之先之以鱠鯊次之以魴鯉潛言備饗

獻之物自其大者言之先之以鱣鮪次之以鯨鱠又次之以鯉鯉大而至於鱣小而至於鯉此潛之所謂多魚也

魴

魴寡力而易困者也勞則尾赤以寡力之性而又勞矣其易困也尤甚故汝墳喻商餘憔悴之民禮物得其正則美而無思魚陰物魴為至順故為味肥甘而衡門有至美之意以不可必得者也以魴之幽陰則喻其居之靜以魴之柔順易制而肥甘則喻齊女之美魴不可多得之魚故字從嘗與直從且同意惟其甘而不可多得之魚且能盛多此魚麗所以首言之

也鱣鯨固美矣而不可多得故美不足以言而以多為貴詩曰旨且多言其旨而又多也魴鯉固多矣而陰陽一有暴戾之氣則不美矣故多有不足以言而以美為貴詩曰多且旨言其多而又旨矣鯉鯉故多矣而又美取之為易食之而甘旨也多也皆不足以言而以時取之為貴詩曰旨且有蓋不時不足以為有也春行羔豚夏行牯脯秋行犢麋冬行麋羽蓋性至此而後定則食之皆所以順時氣故有得之而致美乎滋味也

鼉

鼉從黽腹大之形鼓腹大而鳴之而遠聞故謂之鼉

不駮有雜意驪豪骭也豪覃乎 驪青驪麟也驪文
 若鼉騏若綦駮若葱駮若霞駮若的騮赤馬黑鬣也
 赤黑偶也以赤麗黑為得其匹留而不行驕黑馬白
 勝也白黑母也以白下黑為從其子述而不作勝志
 在隨者也駱白馬黑鬣也為子勝母雜黑馬白鬣也
 為母勝子乖異之道故皆從各母從子者也勝為上
 逆故又從住鼻後足白也右震也震為作足又為鼻
 足其為作足陽也其為鼻足陰也陰不動故為後左
 白者陰也二者陽也當震之時陰不違陽也故二焉
 與白同意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五

宋蔡 元度 集解

雜釋

泉 丘 風 憂 賢人君子

雜解上 雜解中 雜解下

泉

泉水之上出也故以喻政令下泉是也沈泉不正出
 之泉而物所病也故言浸穫薪檻泉正出之泉而物
 所生也故言采其芹秩秩斯干德澤之流有敘也豐
 水東注順理者也漉池北流逆理者也泉源水所出
 而在左卑也淇水泉所歸而在右尊也此尊夫卑已

通志堂

者也淇有岸岸所以自防隰有泮泮所以自辨此悔而反正也

丘

丘者地之高而中者也高臣德也中臣道也黃鳥不得中阿之屈以容則庶得丘隅丘側之苟可以止此大臣遺忘微賤者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生於卑濕微臣也畝丘大臣也以言讒之所搖常自卑以及高邪之所歸常自下以及上也旄丘前高後下以言衛有初而無後宛丘四方高而中央下之丘也以言陳有外而無中也無後謂不能救亂也無中謂蕩而無守也阿丘偏高山而陟以采蠶憂傷故也丘中不平之地而猶有麻麥李者言盡地以富之此思賢也

風

凡曰風則又以爲和又以爲暴自和而言之有凱風清風谷風自暴而言之有飄風終風匪風凱以言其樂之情清以言其微之意谷以言其和而容之道孝子慰母心者情也故樂長養之仁以盡其禮吉甫作頌者言也故歌仁言之微以動其意谷風習習和意也陰陽和則雨也然天之道不能常和而欲責人之常和盡人之歡竭人之忠此夫婦之所以道絕也故谷風有以言夫婦有以言朋友終風暴而不止者也故暴而且霾霾而且曠北風威雨雪虐也所謂並爲

威虐也於以動之者風也揭兮飄兮匪風也泉流而有迹故下泉言思治也風動而無形故匪風言思道也飄風發發政令急也卷阿亦曰飄風者君如卷阿之究則賢如飄風之疾至矣

憂

憂瘁病也蓋氣不舒則憊血不榮則瘁瘁者憂之見乎色者也傳曰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蓋顏色黎黑而肌肉黧黜則憔悴矣顏色柔瘠而膚革病瘦則瘁矣凡此皆以憂故也夫憂之於人也聲發於嘯歌液感於涕泗氣散於永歎形疲於假寐夏之長不能消之於晝冬之久不能消之於夜采蠶之丘而內有不能治

植諛之背而外有不能忘其苦也有至於荼其毒也有至於藥以實則為噎以虛則為飢以為物所撓則如結以為物所中則如擣以昏則如醉又至於如醒以煩則如惓又至於如熏其懸也如旌之搖其屬也如棋之奕其烈也如湯其慘也如陰衆焉則隱又慙獨焉則惛又至目之為昏花也而有莪蔚之眩耳之為聽營也而有雷霆之疑以病其體膚也則心為之使瘁以衰其鬢髮也則身為之用老則憂之害人見於詩多矣豈特顏色之瘁而已哉

賢人君子

凡言仁人言忠臣言德言賢言君子何也柏舟言愛

其君之至故所憂不能愬然忘受侮不肯翻然去此
 仁人者也北門忠其君之至故寡貧摧謫之不憫從
 事已迫而不去以其不可如何而歸之天此忠臣者
 也人實廷女則忽之無忠臣者也人實不信則忽之
 無良士者也鹿鳴有羣臣有忠臣有嘉賓何也合而
 言之則所宴莫非臣也別而言之則示我周行者忠
 臣也是則是微者嘉賓也善未至於德之克也德未
 至於賢之盡也兔置椽之丁丁而施之於中達中林
 言德之隆於始也此莫不好德者也赴赴武夫公侯
 干城而至於好仇腹心言賢之有大於初也此賢人
 衆多者也簡兮之多能而言有力如虎之武執轡如

組之藝執籥秉翟而不改其赫如渥赭之容此所以
 爲賢也考槃之窮處寤言至於歌之樂寤言至於宿
 之安然後憂其君而不能自己也故永矢以絕之此
 所以爲賢也善人淑人以可欲言之也美人淑人以
 克實言之也恭人以禮言哲人以智言君子合仁智
 而言也君子以有德有位言也良人不爲惡而已吉
 人不爲凶而已宗公所受教者也黃耆所乞言者也
 老成人重於典刑者也文王之聖所獨也惠于宗公
 所同也宗公人謀也人謀從則鬼謀從故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

雜解上

信足以待諸侯猶柞棫之固葉義足以制諸侯猶緇
 繩之維舟韎韐士服也服士服而作六師所謂命也
 鞞琫有珌諸侯之服也所謂爵也箴者箴其過戒者
 戒其不及宣王銳於始而怠於終故庭燎之初箴其
 過以見於小雅常武之後戒其不及以見於大雅欲
 則易求則難欲在意求在心欲而不求者有矣未有
 求而不欲者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五美以為
 政欲仁者也輕國以避地非求仁者不能也詩之辭
 於國之富每言馬於物之微每言魚蓋馬賤者也魚
 微者也言賤以致貴言微以致著聖人天道之與物
 交者也神人天道之與物辨者也大人人道之與物

交者也至人人道之與物辨者也親天屬也據以內
 恃者也賢人屬也依於內輔者也謀欲其圖大故曰
 厥家戒欲其慎小故曰厥士先王使有瞽在庭者以
 其聽之審因其能而食焉雖食不廢也崇牙有主物
 之意而南方禮樂之會羽南方之屬文王始造者也
 故其文德昭於始武王續終者也故其武功昭於終
 文王倡於上武王應於下文王傳於上武王受於下
 繹之而後明思之而後得酌先祖之道允師之謂矣
 以養天下爾公之謂也

雜解中

失性以天言失所以地言由之者失其道居之者失

三見六
其理喜者禮之樂樂者樂之樂藻之爲物潔蒲之爲
物柔據於藻依於蒲雕如木之雕琢如鳥之啄以天
命言之不可易也故太伯能讓以天性言之不可忘
也故王季能友

雜解下

鹿鳴之燕樂主君臣言之也皇華之忠信臣道也燕
樂以言其所交忠信以言其任四牡居二者之間所
以備君臣之道師父道也保母道也傅夫道也父以
教之母以生之夫以扶之裁猶裁者之裁衣範猶範
者之範器圍猶圍者之圍所君子義以爲質仁以爲
心禮以爲體信以爲身身之者信也假之者僞也惠
公之驕僖公之願所謂無禮以體之也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六

宋蔡元度集解

雜解

天命帝命解 天說 舞 小星北門解

佩玉解

天命帝命解

詩言天言帝言天命言帝命何也無爲而在上一而大者天有爲以應下動而諦者帝也言天則尊而與人道辨言帝則近而與人道交帝之於天如聖之於神名其功用於天地之間故曰帝也易自震言之曰帝蓋帝也者萬物之主也自物而言之則帝出乎萬

物者也自人而言之則帝親乎人者也故詩凡言天命靡常天難諶斯天作之合天立厥配三后在天對越在天克配彼天以其藏于不可知之閒而遠者也凡言帝命不時帝度其心帝謂文王帝省其山帝遷明德帝作邦作對者以其顯於所可見之際而近者也詩言天命玄鳥則出於理之不可知故言天也古帝命武湯則明其德於所可見故言帝也此對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酌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民之父母民之攸歸親有德也德有形故言親民之攸暨享有道也道無形故言享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民所受則天所親也民所仰

則天所享也皇天言其道蒼天言其色昊天言其象
昊天言其情上天言其位

天說

北曰上天者精微之天也故詩言無聲無臭則稱上天文王之詩是也南曰昊天者廣大之天也故詩言無極無盡則稱昊天雨無正之詩是也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東木敷則天遠而蒼西金斂則天近而閔故蒼天言其遠則旻天者邇矣夏南交則天降而下冬朔易則天升而上故上天言其高則昊天者下矣天之所以為天縱則有高下橫則有遠近者因時而已矣夏曰昊天則春於昊

天為大秋以昊為少可知矣蓋東帝言太昊西帝言少昊其天亦如之春於是大故東方亦曰昊歐氏以為春曰昊天夏曰蒼天是也秋於昊為少故西方亦曰昊天淮南子曰西方曰昊天東方曰蒼天是也秋曰昊天則春發生夏樂育可知矣夏假也故其天為昊秋愁也故其天為昊至冬則終而無事在上臨下而已故曰上天也上天玄天蓋牡北方之所在故其天玄其帝紫玄正黑色而含赤紫間色也赤而含黑故南方之赤入北而為玄所謂三入為纁五入為玄也北方之黑出南而為紫所謂火尅金為紅水尅金為紫是也火上生而為玄玄陽也故天北玄而為始

水下尅而為紫紫陰也故帝北紫為極列子曰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傳云紫微太微之座太乙常居是也紫微言其色大乙言其數在紫為微則色之至也在太為乙則數之至也淮南子曰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亦所以名見之也蓋東北曰變天則土化火革水因其所為天可知矣西北曰幽天則東陽西昧南明其所為天可知矣火曰炎天則木曰溫天可知矣東南曰陽天則西北曰陰天可知矣言玄天則纁可知矣言朱天則白可知矣

舞

先王之制舞文以羽籥武以干戚蓋羽容也籥聲也
 聲名以昭之文物以紀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
 以捍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此大
 舞也干與戚並陳羽與籥兼用若夫少舞則干而已
 無戚也而舞師所謂教國子以少舞而有曰干舞也
 羽而已無籥也而舞師所謂教國子以少舞而有曰
 羽舞也文舞所以有羽而無籥武舞所以有干而無
 戚者何也曰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而已故止於羽
 焉象武功之小者以為捍而已故止於干焉蓋干武
 舞之小者而大舞謂之萬羽文舞之小者而大舞謂

之籥萬者衆之至也籥者和之至也易曰以此毒天
 下而民從之則仁不足以善羣義不足以得衆非先
 王所以成文武之道也以武為毒天下則知文為和
 天下籥聲也萬數也聲陽也數陰也文德以陽言武
 德以陰言故先王制名法之

小星北門解

凡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北門之
 忠臣不得其志者天也故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小
 星之賤妾而知貴賤者命也故曰實命不同實命不
 猶君子之義合則從不合則去至於窶貧而尚從事
 獨勞而無怨譴摧於內而無憾言此樂天者也三五

者數也參昂者名也貴賤之分名數而已名數之出者天此知命者也蓋所以為賢歟若通萬物而無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此至於命者也

珮玉解

上有一瑤下有二璜瑤以竒天道也璜以偶地道也上有二珩珩者行也下有一琚琚者居也瑤又謂之衡衡之以為平也珩又謂之衡衡之行猶衡人行亦行也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七

宋蔡 元度 集解

雜解

草木總解

美刺總解

草木總解

匏可食葉苦不可食葑也菲也不能常美人之所不能常善者也荼苦也有曰如薺有曰如荼皆甚美而為之辭也菽微而采之有以負之筐方之筥者會諸侯以禮數者也匏葉以為菹微者也兔首以為羞薄甚也而禮不以微薄廢者也甘瓠纍膠而上行成美之實也瓠瓜之小者也而縣縣能大者文王紹太王

而興者也瓜在疆場無曠土者也苹也蒿也芩也鹿
 之食也而芩不若蒿之大而蒿不若芩之美禮有加
 也莪蒿之細則難辨者也莪蔚之大則易辨者也蓼
 莪之思彌深而易辨者猶難辨也采芑之菜也方其
 始則采於新田以新田為不足而及於菑畝也世未
 嘗無士也亦新美其材而採取之若菑畝之芑可也
 有芑之草也物之微也豐水東注言其順物之理乃
 能立法也故曰皇王維辟也豐水有芑言其順物之
 理乃能貽謀也故曰以燕翼子也草木有待於霜而
 成者蒹葭蒼蒼漸至於采采尤待霜而成者也國待
 禮而後固也葭莢揭揭亂也葭也蓬也始而生則蒐

田時也葛也藟也漚澣潤之而後蕃也漚也澣也葛
 藟纏而後固者也王室艱難不可以相無者也始河
 之澣中河之澣卒河之澣地之愈危彌不可無葛藟
 之纏固也葛藟縈於樛木則衆妾附后妃之仁而進
 此逮下者也葛藟施於條枚而子孫緣先祖之功而
 起此受祖者也葛寄松柏而生者也蘿縈松柏而生
 者也蔦蘿同姓也松柏王室也同其存亡者也卒曰
 松上則引之彌高者也萇楚材之柔不能自立而可
 扶掖以成其枝華也人有不能以欲故也子之無家
 無知無室豈有樂之者疾其人之欲故也芄蘭柔而
 蔓依以自立者也人不能者以驕故也佩觿雖文而

不我知無知人之道也佩鞮雖武而不我甲無長人之德者也知人君德也山有扶蘇也喬松也隰有荷華也游龍也上下各得其宜而忽之所美乃非美者也子都容之美也子充德之美也茹蘆色之可染者也以禮則平易故曰東門之墀墀者男子之所以行禮也下言東門之栗栗者女子之所以行禮也棠棣之華桃之華薜之華凡以喻色也棠棣之華華如桃李華而實者也桃華而實有蕢家室之所以成德也實而藜藜家人之所以庇陂之失道也薜朝華而暮隕非可恃者也此喻物之無助者也凡木曰華草曰榮榮而無實為英薜先曰華而後曰英喻無實也木

生仁者也林為君者也積仁以能蔽者也樛木屈而下垂而葛藟得以纍甘瓠得以纍者仁之下屈者也棠棣華所覆者鄂鄂所承者華而韡韡然天性也兄弟相友亦天性也扶杜木大而特生尚有葉以蔽者也而扶杜有以刺獨居而無兄弟者也有以刺不求賢以自輔者有以敘征夫之情而自傷者甘棠勿剪至於勿伐愛之至也然甘棠者教也惟其教之明是以愛之至若夫化則化有所至而愛有所忘者也梅先眾木而花實者也梅先時則男女不可以不及時者也萋於楚則微而猶可刈者微者亦成材也樸橄於林猶免陵賤者禮所以自防而不可以微賤薄廢

者也棘堅而木之難長養者棘心至於棘薪則長養
劬勞而後成者也榛所以養也苓所以治也養譬則
德也治譬則能也德在乎上故曰山有榛也職在乎
下故曰隰有苓也此衛之賢者又多能而苓之不若
者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前後皆得賢而其基大
者也臺萊徧於山之上下以爲蔽者也此言邦家之
基也其葉有籬而幽且沃者桑也其枝下垂而宛以
華者楊也以其爲山蔽飾故以此言邦家之光也杞
之實可以療李之實可以食故以此言民之父母也
栲之榦高大而車以爲輻柁之名攄而古以爲弓其
堅以大也故於此言遐不黃耆也枸則生而茂以堅

楸則久而益不朽爲其可傳於後世故於此言保艾
爾後此其得賢之效也凡山之高隰之下莫不有材
以爲貢也山之樞隰之榆不皆美材亦足以庇覆而
子之裳衣弗曳弗婁車馬弗馳弗驅何也山之栲即
栲而其葉茂隰之柎即攄而其材堅猶以爲榮觀而
子之庭內弗洒弗埽鐘鼓弗鼓弗考何也山之漆可
以爲器隰之栗可以爲禮而子之酒食不鼓瑟而喜
樂以永日何也車鄰則美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故
曰阪有漆隰有栗漆可以用栗可以食而阪隰之賴
以爲飾者不若桑楊之美也故卒曰阪有桑隰有楊
條所謂稻梅所謂柎也條梅尤終南之文飾者也若

夫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則雖文以服飾以容而宜實以君之德也故曰其君也哉戒之也卒使之壽考不忘勸之也杞棘木之堅剛者也桐椅木之柔令者也君子德欲剛儀欲柔故於杞棘言令德桐椅言令儀令儀嫌於無實離也桐椅以譬儀之柔令者也生於朝陽則以見君之下賢不以令之柔而必以德之温厚也松柏葉美材茂本堅而久者也自天保福祿而下之至於竹之苞松之茂又本久而固者也自福德澤而下之至於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德蔽廣而久也竹虛而節直而和者也淇澳德也綠竹榦樸附而生者也榦樸之為薪材微而用大此官人者也榛楛

者莖如荆葉如著木之微者也而在旱麓濟濟能盛者以見流澤之遠此受祖者也柞棫木之堅也文王之德至於柞棫矣則柔者可知故昆夷駟矣大邦畏其力虞芮質厥成小邦懷其德也柞棫之枝猶堅以固者矣王公於諸侯待信義而後固者也故采芣信以結之使如柞柔之附於枝義以制之使如紼纏之維其舟也檀木之堅而美者也谷木之散而惡者也杞不如桑之本固者也桑不如檀之堅強者也將仲子里也牆也園也而戒之以無踰以言無侵我之家事也杞也桑也檀也而戒之以無伐以言無害我之兄弟也始於里卒於檀以見養人愈強而愈不可制

也柳之條柔而不可折以樊圃也椒之實蕃而遠條盛則本衰者也王之揚之水而不能流束薪至於束楚束蒲之彌輕以見王愈弱不能有為也鄭之揚之水不能流束蒲至於束楚束薪以見臣愈強而不可令者也不能有為罪在上故刺其上也不可令罪在下故閔其上也聖人言詩而終於鳥獸草木之名蓋學詩者始乎此而由於此以深求之莫非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也

美刺總解

美與嘉者至善之謂美至美之謂嘉美不足以盡其善而後有嘉召伯之甘棠武公之緇衣善之至也成

王假樂美之至也閔之與刺者有所不忍謂之閔欲其知之謂之刺蓋閔之者惜其如此而後形之於刺隱之心而刺之者譏其如此如鍼之刺物欲其知也溱洧刺亂而為亂者作也出其東門閔遭亂者作也雖知刺尚喜其知而閔則惜其去也而不可復何以知其如此白駒刺宣王之不用賢黍稷閔周之顛覆是以知其如此也至於箴疑於規誨疑於誘而戒近於勸蓋箴者以其有所不可為不可為而為此其所以箴之使不為也庭燎之詩始則美之終則箴之者何也美之者以其有可為箴之者以其有不可為也勉於視朝勤於從民此之謂可為視朝之失時從政

之失事此之謂不可為知視朝從政而不知視朝從政之禮原其始不可以無美要其終不可以不箴也箴之不從而後規之規者正圓之器也有亂之道而使之不亂此所以為規沔水是也規之而不從又從而誨之者每事而言以教之也故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此教之修德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此教之治民也它山之石可以為錯此教之用賢也誨之不從而後刺之以見善之日退不善之日進惟其善之日退不善之日進此聖人序詩所以次其輕重之次也然而戒者以其有可戒之道勸者以其有可勸之理戒其所可戒卒乎無戒公劉召康公之戒成王也公

劉者世之甚微成王者世之甚盈舉其甚微而著其甚盈此公劉之所以作也終南之戒襄公以其有土地之廣車服之盛而恐其德之不足以稱故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欲其德之宜於服也故戒其所可戒成王卒至於治平而襄公終不失其德故曰卒乎無戒見其所可為而勸之以善殷其雷勸以義也見其所可為而後勸之以義式微勸之以歸也見其可歸然後勸之以歸故曰見其所可為而勸之以善此戒之異乎勸也至於誘者謂其心有是端而以言引而進之此之謂誘衡門誘僖公也至於思則近於念憂則幾於懼哀則同於傷蓋思望於其心而已念者

又思之至也下泉之思治丘中有麻之思賢匪風之思周道遵大路之思君子是皆想望於心而願見之者也渭陽康公之念母有見其思之至也陟岵孝子之思念父母蓋始乎思卒乎念至誠之心有加而無已也斯其以為孝歟憂者懼之至懼者恐之至慮之深然後至於恐何以知之防有鵲巢之憂讒而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此懼之所以深於憂也哀者主於人傷者主於己主於人者措之於無可奈何之域而直其志而已主於己者感於內而形之於外而且嗟其如此也故日月綠衣終風謂皆莊姜傷己之詩也蕩則周室大壞蕩然無復紀綱文章故異矣周室

之顛覆閔之而已壞未至於顛覆故猶有感傷之心若夫黃鳥之哀三良則矜亡而已所謂闕睢哀而不傷者蓋桀紂之已亡而不傷感於心也至於東門之疾亂鴟鴞之救亂野有死麇之惡無禮蝮蝮之止奔擊鼓之怨州吁旄丘之責衛伯小明之悔仕亂世柏舟之言仁人不遇均亂一言疾一言救何也無禮則止而淫奔亦可惡州吁之用兵何以不責衛伯之不修職何以不怨仁人不遇則曰言仕於亂世則曰悔古人豈徒言哉亦各有所主而已蓋亂之在下則可以救不可以疾亂之在上則可以疾不可以救故管蔡之亂所謂在下者也徒疾之而已則傷於仁此鴟

鴉之所以救也幽公淫荒之亂所謂在上者也孰能救之哉此東門之扮所以疾也惡者化之在乎上止者化之在乎下在亂世而文王之化為已行而下之人皆知無禮之可惡此野有死麇不言止而言惡也民未知淫奔之恥而衛文公以道化其民而使之不齒則其所以化之者在乎上而不存乎下也此蝮蝮所以不言惡而言止也怨之者猶有景慕之心而責之者過其不能行所當行蓋詩人愛之重所以怨之深待之厚所以責之重至夫事在可怨之域而吾且不怨者是以無知也猶有不怨而責之猶有不責者雖州吁之暴猶有景慕之心此國人所以怨也修方

伯連帥之職衛伯之所當行也此旄丘所以責之也悔者追其事而已言直言其過之所遇仕於亂世者既往之咎也此小明所以悔也若君不受已之志特言之而不刺然後可以謂之仁此柏舟所以言仁人也與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八

宋蔡元度集解

雜解

鳥獸總解 十五國風次序

鳥獸總解 附昆蟲魚草

飛鳥隱顯以得時而不苟於棲食眾羽從之而不可
 以羣者鳳也音聲顏色之好去就語默之時能遷而
 擇所止者黃鳥也潔白高舉鳴以時而遠聞者鶴也
 潔白以羣上下有儀飛而有容者鷺也知時以其匹
 來知所孳乳而去者燕也鳴以警晨而不以晦明而
 變者雞也摯而和別而通常於水中於中洲者關雎

也疆而別勤於積累以成巢者鵲也鵲微而強者也
 鳴鳩用心之一而養常均而止於一者也均母道也
 一婦道也關雎一宿之鳥難致而難奪者也難致賢
 者也難任使者也晨風能擊而才鷺者也雉外文明
 而內耿介守域而別者也鷓雉之微也鳳凰之耦也
 鷓鴣之大者也倉庚黃鳥之記時也鷺斯飛食必以
 羣而飛緩以樂者也鵲鵲愛其類行搖必以顧飛急
 必以鳴者鷺斯其孝天性也鵲鵲飛鳴相顧而欲君
 之始終自勤者也鷓鴣巧於綢繆其室常繫於危者
 也桃蟲潛於微而拚然大以飛者也鳧鷖飛止僅於
 水陸氏謂水鳥之愿者也鴉鳥之惡者也鳩微而飛

宜下不宜高者也鷦沾滯得尤不以力者也桑扈竊
 脂猶終鶯然以文其外者也隼鷩而卑苟不可上則
 飛以揚者也麟信者也騶虞仁者也麟趾也角也麋
 微而鹿大者也禮進也麋蕃而縱盛者也豳大而縱
 微者也鹿懇誠而鳴以相呼者也虎啞而不可暴者
 也狼跋踳尾而不失其貪也牛順而強者也羔裘以
 豹飾則武者也羔裘而豹裘暴者也狐疑而不果者
 也狐裘服以燕者也狐裘服以朝則不強於政治者
 也狐裘蒙茸則亂不果於亂難也兔物之狡者也馬
 臣道也馭馬之用可必者也乘黃色之純者也乘牡
 色之壯者也乘駟文之錯者也白駒潔其德而未用

者也乘馬也乘駒也夫馬異於前而御彌善故兩駮如舞周旋而有節也雁行而有序也如手駮和而一體也維駒也維騏也維駟也維駟也如絲組有文也沃若非特如濡也既均非特如絲也駟馬之善不在於牧而在於思也思而臧舉而措之於獸無不得其所者矣考牧擾之以順其性麾之以制其放者也知牧人之道也草蟲鳴而阜螽趨趨而從者習而知和隨者也螽斯不妬忌則物之大也不妬無忌則人之聖也蟋蟀微而能鳴以時者也而君有不能及時以樂者也蜉蝣無恃而生而徒飾其羽者也青蠅飛則營止則污而糝黑白者也蜩微而鳴以時者也莎雞

微而羽有聲者也熠燿微而宵有明者也伊威生於室蠨蛸生於戶此室家之望女也蜩有情柳無情以有情附於無情而恃以鳴淵無知葦無情以無情寄於無知而恃以生何父之不如也此小弁之怨也螟蛉非果羸類也果羸負之化而類者人之於人類也非易於感而化之者也猓於木塗附性者人之於性亦善也則易於感而化之者也魚柔而隱求之以道則得而易制者也其象則賢也民也夫婦也其藏於深眇而求之必以誠者也罩汕不以一方求者也蓋至誠而求者必嘉魚而方其誘之則必魴與鯉也在淵也在渚也就有道者也在藻也在蒲也樂有

德者也知烹魚則知治者也知躍則知化者也沼也
潛也皆不得其道者也釣有道不取而有得者也緡
也綸也竿也所以釣也罟也網也笥也所以求也罟
非以求鱒魴者也罟非所施葭莢者也魚網求於下
而鴻離之乃得乎上者也發笥發我士者也敝笥無
能制者也罟寡婦之笥而微者也而所麗者鱣魴也
魴鱧也鯉也笥微而魚愈大萬物衆多者也止而
靜者也苻浮於水而根於水則制禮而不制於禮者
也蘋浮於水而不根於水藻根於水而不浮於水者
也以喻大夫能修法度而已不盡禮之本末者也苻
浮於水則出於禮者也藻根於水則法於禮者也苻

根於水浮於水不制於禮者也始采苻終采苻泮水
序也薇蕨甚微而采於南山蕩於取者也始薇之作
而至於剛感於時以敘其情者也蕭微物其香可上
達者也蓼蕭之零露者下以誠上達上以澤及下者
也茅柔潔而理直可藉包者也萑茹之方穉至柔而
順潔者也牧君之道也萑夫人之德也草柔而蔓於
野則民也露溥於蔓草則澤下流者也露在豐草杞
棘則晏諸侯者也采葛絺綌微也采蕭祭祀大也采
艾療疾急也事大者讒愈至故懼之一日如三月以
至三歲甚也旨苕美而可食旨鷓綬草也防安鵲巢
而不驚叩養旨苕而不害者也君於其宜安養者乃

驚之以讒而使憂害之以賊使其懼者也苓也苦也
葑也采於首陽未必然者也欲使究其實則以言始
聽讒者也曰憂曰懼則被言已信讒者也止於樊止
於棘止於榛讒漸入也故卒於構我二人也

十五國風次序

國風二南所以訓後世也次以衛鄭王所以責王也
又次之以齊魏唐所以責二伯也又次之以秦與陳
所以見先王之澤未泯也又次之以檜與曹所以見
民心之思治也終之以豳所以見王化可得而復也
夫國風之正莫如二南國風之變莫如鄭衛二南之
美先王所自出也鄭衛之惡誰為之哉為天子者不

能以正之耳故以王夷於鄭衛之間而以鄭衛次
於二南之後也齊桓也晉文也假仁義以長諸侯宜
以存亡繼絕為事也魏之見滅於晉也桓不能救文
不能復孰謂其能長諸侯也故以魏次於齊唐之間
而以齊唐次於鄭衛之後也秦也陳也以爵言之則
秦附庸也陳諸侯也以地言之則秦者西夷也陳中
國也以世系言之則秦伯翳之後陳乃帝舜之後也
然秦得周地之故而其俗美陳以比荆楚之故而其
俗亂夫王者既如彼伯者又如此天下風俗日以謬
亂而秦風獨不變於是乎深見先王之澤也故以陳
次秦而以秦次於齊唐之後也夫先王之澤也未泯

則天下之心其思先王也曷維其已故檜有匪風而曹有下泉之作焉此檜曹所以次於秦陳之後以見天下之心思先王德澤如此則天子諸侯追復文武之基業其理豈甚難哉特不為之耳故以豳風終焉而豳風者變克正危克扶之詩也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九

宋蔡 元度 集解

雜解

衣服解 木瓜解

衣服解

日月天明星辰天精也此道之成象在上者其施於人也則仁而已仁則靜獨立而不改者山也仁而動周行而不殆者龍也仁之於道其常體如山其變用如龍其接物也則禮而已交有時別有倫其文發於自然者華蟲也日月星辰四物也二十八舍者星也星以經之辰以緯之星合而為一章山龍二物也合

以象天仁華蟲一物也離以象天禮凡此皆天德也
 故作繪而在上虎義獸雖智獸也其體畫於宗彝此
 道之成器而在下者其清足以潔已而可以薦羞者
 藻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治者火以義潔已而其
 清欲如藻以智燭物而其明欲如火故言宗彝次言
 藻火米養人者也養人不可以無物故次之以黼黻
 者制物制物不可以無辨故次之以黻凡此皆人德
 也故締繡而在下天道則象也其出與萬物相見故
 衣繪始於象而終於華蟲華蟲南方之物也人道則
 器也其入則與萬物相辨故繡始於器終於黻黻者
 北方之物也以方言之於文兩人相背為北以物言

之於象兩已相背為黻蓋方以類聚者仁也其相背
 也亦以仁故北象兩人相背之形物以羣分者義也
 其背也亦以義故黻象兩已相背之形舜典於裳言
 締則知名衣之在冬而其上則有裘矣周官以衣言
 裘則知名裳之在夏而其下則有締矣裘者其質自
 天故於衣見之締者其文自人故於裳見之文者夏
 也質者冬也此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也王者相
 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蓋不體乎天道不可以為帝不躬乎天德不可以為
 王故舜十二章自日月始而周之九章則自交龍始

龍神物也變以象天德火明物也化而象人德登龍於山所以尊神以象其聖治聖治者道化也登火於宗彝所以尊明以象其孝治孝治者德教也以天道帝者則於人欲俯而親之以為教故舜之宗彝繡於裳以天德王者則於天道欲仰而觀之以為化故周之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袞冕言其義鷩冕言其名毳冕言其物絺冕言其數玄冕言其色冕俛也其服在首欲其俯首以接物而志彌下也袞卷也其服在身欲其屈身以接物而體彌恭也青質五色皆備而成文章者翬也素質五色皆備而成文者褕也青質仁素質義而五色以文者禮也故曰后六服一曰翬翟

二曰褕翟鷩則質不足乎翬文不足乎褕下王后一等故侯伯之下自鷩冕而下也王后配王者也侯伯事王者也故古之人遠取諸物而其制服也如此舜典言華蟲而於此言鷩冕舜典言宗彝而於此言毳冕舜典言粉米而於此言絺冕統而言之鷩冕毳冕絺冕別而言之華蟲者之物矣又言鷩冕以名之宗彝者之物矣又言毳冕以名之粉米者之物矣又言絺冕以名之也蓋古之人立法非特見於一書之間雖異人殊世而固有前後相成彼此相從若符合節若此之類也舜有十二章而至周為九者則天道之數者帝也法天道之數者王也蓋六陰六陽其類

有十二章焉而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偶數之
在道者也九則陽道而已而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
首也此奇數之在德者也王者下體天德上法天道
故其所服者九章而已至於旒之施於冕旒之施於
旗則其數皆十二焉蓋觀而法之者天道之數也裘
冕內服大裘所以象天道外被華袞所以象天德質
足以象天道文足以象天德此天之所以享也故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蓋先王以方外往超分域
之外而神明者也先公以域中來守分域之內而文
明者也故祀先王則袞冕祀先公則鷩冕饗所以交
之也射所以別之也故饗射衣以鷩冕者交有時別

有倫者也虎有義德雖有智信而君子以爲仁也柔
義也剛仁者靜義者動也山以形結之而成剛故以
虎義象其剛水以柔融之而成動故以雉智象其動
義足以象其剛智足以象其動此四望山川之所以
享也故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絺冕象其利之周廣也
故祀社稷五祀則絺冕玄冕象其功之微昧也故羣
小祭則玄冕韋弁之色赤冠弁之色黑赤者南方之
色黑者北方之色也先王於武事方其以仁致天討
則象德而主生方其以義教民戰則尚威而主殺故
兵事韋弁服田事冠弁服至於祀朝則又以西方之
白焉白正秋色春動也而其氣和秋靜也而其氣肅

蓋先王之於朝事以靜應庶事以肅欽庶功朝事皮弁服自玄冕而下先王所以事神之服也故其衣繪以象其裳繡以器自韋弁而下先王所以治人之服也故衣裳示之以色視而已象陽也色陰也事神主禮故其服曰冕欲其自下也治人主義故其服曰弁欲其自取也先儒云冕俛也弁樊也先王之制芾也所以蔽膝自玄冕而上皆謂鞞自皮弁而下皆謂鞞惟士服之爵弁兵服之冠弁則又謂之鞞左傳曰玄袞鞞珽而鄭氏亦云冕服謂之鞞此自玄冕而上謂之鞞之驗也儀禮於皮弁言素鞞於玄冠言緇鞞於玄端言爵鞞此自皮弁而下謂之鞞之驗也禮云爵

弁纁裳純衣鞞鞞此士服之爵弁謂之鞞之驗也詩曰鞞鞞有奭以作六師此兵服之冠弁謂之鞞之驗也占者大朝覲會同其首皆冕其服皆芾其足皆舄而車攻於會同云赤芾金舄采菽言朝覲則云赤芾在股則朝服亦謂之鞞不特施於祭祀也又素冠祥祭之冠也素鞞釋祭之鞞檜風刺不能三年而始於素冠終於素鞞而祭服亦謂之鞞不特施於朝服也先儒云祭祀謂之鞞朝覲謂之鞞非是也鞞從友蓋言其容說文云以大夫貌言其行則刺友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明君子之足容能白刺故芾之刺足如此鞞言合蓋言其體也鄭氏云鞞鞞合韋爲之故合制字如此芾從一蓋先王制服始於芾上古未有衣服止有一芾蔽前故芾之制字如此鞞

從畢蓋言君子之制服訖於鞞凡服始於冕畢於鞞赤南方之色下朱一等

木瓜解

齊桓以諸侯而擅封諸侯非禮也衛國思其恩而美之則可矣以此為齊桓之美則有所不可故木瓜不列於齊而繫於衛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苞苴之禮小者也然周之末世強凌弱下暴上眾欺寡而其禮亦從而亡故小國竭帑藏以奉大國而大國不以為禮大國少有以及小國則小國罄其所蓄以為報齊桓以信義及於諸侯而諸侯率懷其德而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此孔

子所以歎其能行苞苴之禮也瓊琚玉也瓊瑤石之似玉者也瓊玖石之次於瑤瑤者也有女同車言珮玉瑤琚則琚之為玉明矣篤公劉言維玉及瑤周官太宰贊王用玉爵內宰贊后用瑤爵則瑤非玉也石之似玉者也丘中有麻言貽我佩玖而不言玉又庶人得寶而有之則其次於瑤也又可知矣木瓜美而且大者也木桃次之木李又次之衛雖以齊有功於已而厚報之然彼遺我之物有殺則我亦得稱其投之物而厚為之報自非不畏其力而懷其德則安敢輕重自恣哉於此蓋有以見齊桓之美而又以見衛文亦不敢以姑息肆愛於大國也然所報之物既有

三十三
殺矣而衛人欲厚報者蓋彼投我以木瓜果耳我報之以瑀玉是以雖有殺而不失其為厚報也

毛詩名物解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毛詩名物解卷第二十

宋蔡元度集解

雜解

廟制 詩序統解

廟制

臣等謹案周禮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元重廊復

格藻椀設移旅楹內階玄陛提堂山牆臺門玄闔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太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居中大於四室故謂之太室書曰王入太室裸是也其左為東房其右為西房皆南其戶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曰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闕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央太室亦曰夾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

在堂兩頭故曰夾室夾室皆在前室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云凡侯於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太廟冬居玄室太廟孟月皆居左个季月皆居右个是也至於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退適路寢居門中月令鄭氏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有二座理宜然也或曰太廟與路寢明堂同制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惑矣案書路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

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君
袞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褱立於房中則太廟路寢明
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入廟約少牢大
夫宗廟爲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
等略應王禮而無五室無階又以房爲北堂且謂房
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爲房
而無北壁者哉其制既非而又無臺門玄闔內階玄
陛山牆賁鏞之飾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遠嚮黑楹丹
桷藻井之制至於饔饗又在廟中西堂下此復續儀
禮之誤也說者謂饔而在西堂下逼西壁謂之天饗
置於廟中理不安矣況欲逼宗廟西壁爲之乎說者

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案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
壁與牆異矣臣等考之特性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
於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饔饗於西堂下蓋
堂謂門側之室爾雅曰門側之室謂之塾近人曰門
堂三之一古者饗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饔饗
在廟門下之西堂下少牢饋食曰雍饗在門東南北
上廩饗在雍饗之北特性饋食云牲饗在廟門外東
南魚腊饗在其南皆西面饔饗在其西北壁士虞禮
曰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饗亞之北上饔饗
在東壁西面由是觀之饔饗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
西壁爲之明矣故曰饔饗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饔饗

於西堂下臣等稽考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行人以爲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案市朝一夫而鄭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宴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所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之宮室甚輪奐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鳴噲噲大聲也噦噦小聲言其閎可以響答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世彌文積隆以至於今也然則天子廟雖

古制殘缺不可知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度先王稽當世與時宜之其前代載籍所不得見與其後世未之有者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史華副實以稱昭明垂之百世取成於心實在聖躬如允臣等所議伏乞參校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詩序統解

靜而爲性動而爲情定而爲心適而爲志晦而爲道顯而爲言妙而爲神麤而爲法此之謂體用之言此之謂生出之序情不能無動則有所感志不能無適則有所言言麗乎顯則有所寓法陳乎麤則有所形此詩所由作也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

之則悲忿有所不已則不能無怨欲有所不獲則不能無思事有所不當則不能無嗟理有所不足則其氣不能無歎此詩之所謂情也窮之則鬱達之則舒或屈或伸或拘或肆或遠或近或小或大義之所起則不能以辭害之辭之所止得以意逆之命之所止則況之而以其言要其所歸則導焉而以其趨此詩之所謂志也貴極於王公大人之所作賤極於羈臣小夫之所為抑揚天下之至情包羅萬物之至理曲而有所謂端聚而有所謂升譎而有所謂正微而有所謂彰在所可言也故雖侈而不疑於誇在所畧也則雖約而不疑為簡此詩之所謂言也不止於美而

有所謂嘉不止於規而有所謂誨雖亂而在所可矜也則閔之而不以傷雖過而在所可恕也則哀之而不刺方其致嚴也雖天子亦貶之於風方其致美也雖諸侯而進之於頌此詩之所謂法也故昔之能詩者正其六義之歸辨其四始之敘取其辭義之合於禮義者著於篇使學而循之者可以言體而行之者可以治修身接物事父事君論其粹則可以美教化移風俗論其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古之作樂者則取是以文之也古之燕飲者則取是以賦之也可以導和可以見志蒸而為佳氣止而為中聲雅正之音歌頌之美洋溢乎上下疏導乎陰陽則詩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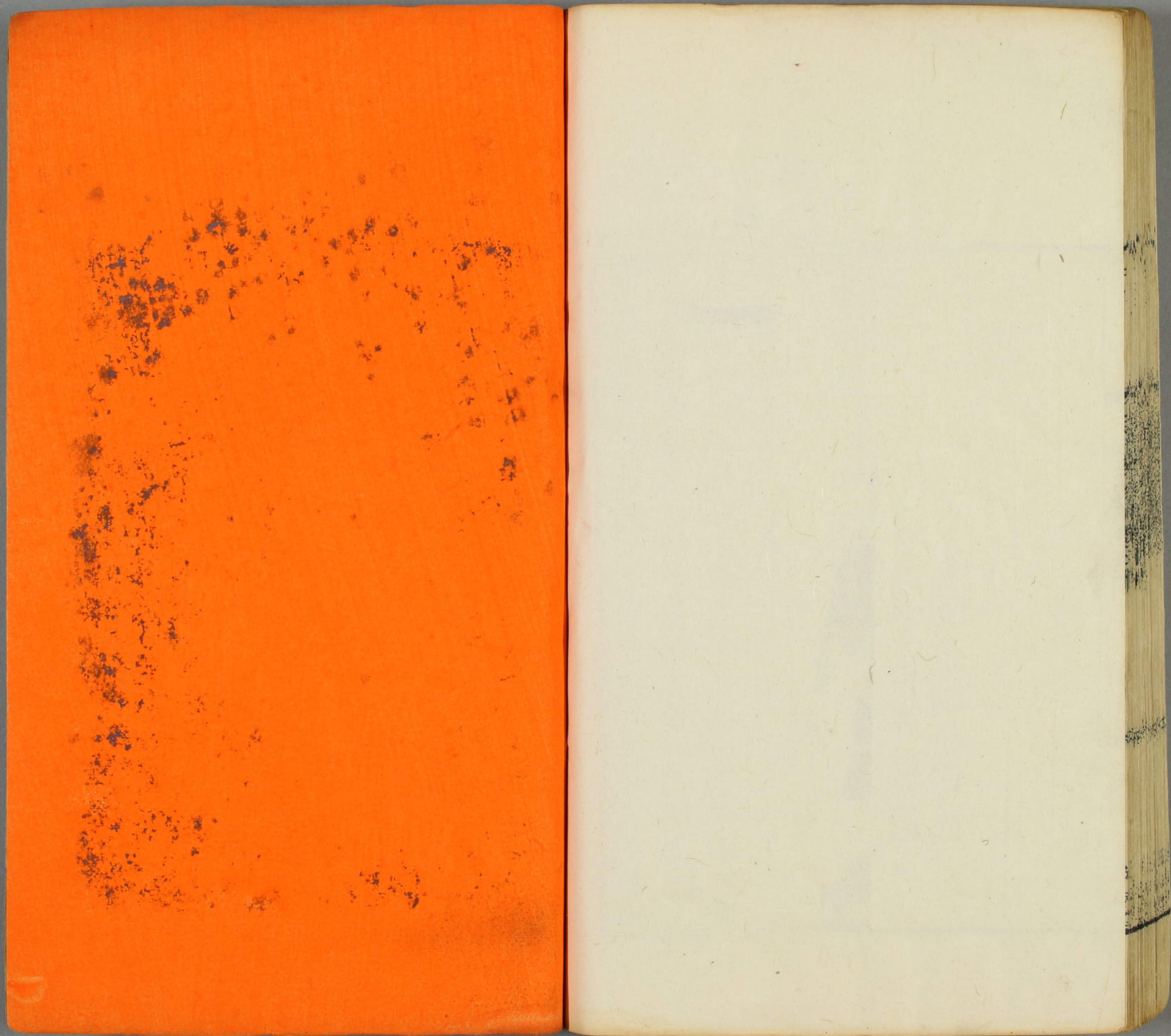
施豈曰小補之哉作詩者不知起於何代然自生民
之能言則詩之道已具矣康成以爲詩不起於上皇
之世豈其然乎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乎
法言莫之能爲也或以謂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
不能及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然則所謂詩亡者非詩亡也禮義之澤熄焉而
已矣變風變雅之作而知止乎禮義當是時詩尚存
也惟其禮義之澤熄然後詩之道亡矣何也蓋詩者
禮義之所止故也詩亡則美刺之法廢春秋作則褒
貶之法興使詩之道尚存則愚知春秋不作矣蓋美
刺之法廢而無褒貶以繼其後則亂臣賊子無所忌

憚而接迹於後世矣古之君子號爲善救天下者知
此道而已矣雖然能詩者豈曰言治人之間而已哉
亦知其所致而已矣不然孔子之進子貢何以言告
諸往而知來者

毛詩名物解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之世豈其然乎作序者
 法言良之能為也又曰
 不能及也孟子曰五霸
 手精各於職卷第二
 亦其後雖兩曰矣不
 此直兩曰矣雖然猶
 鄭而對遊於世矣古
 之君子雖為善於天
 下皆味



明治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購

